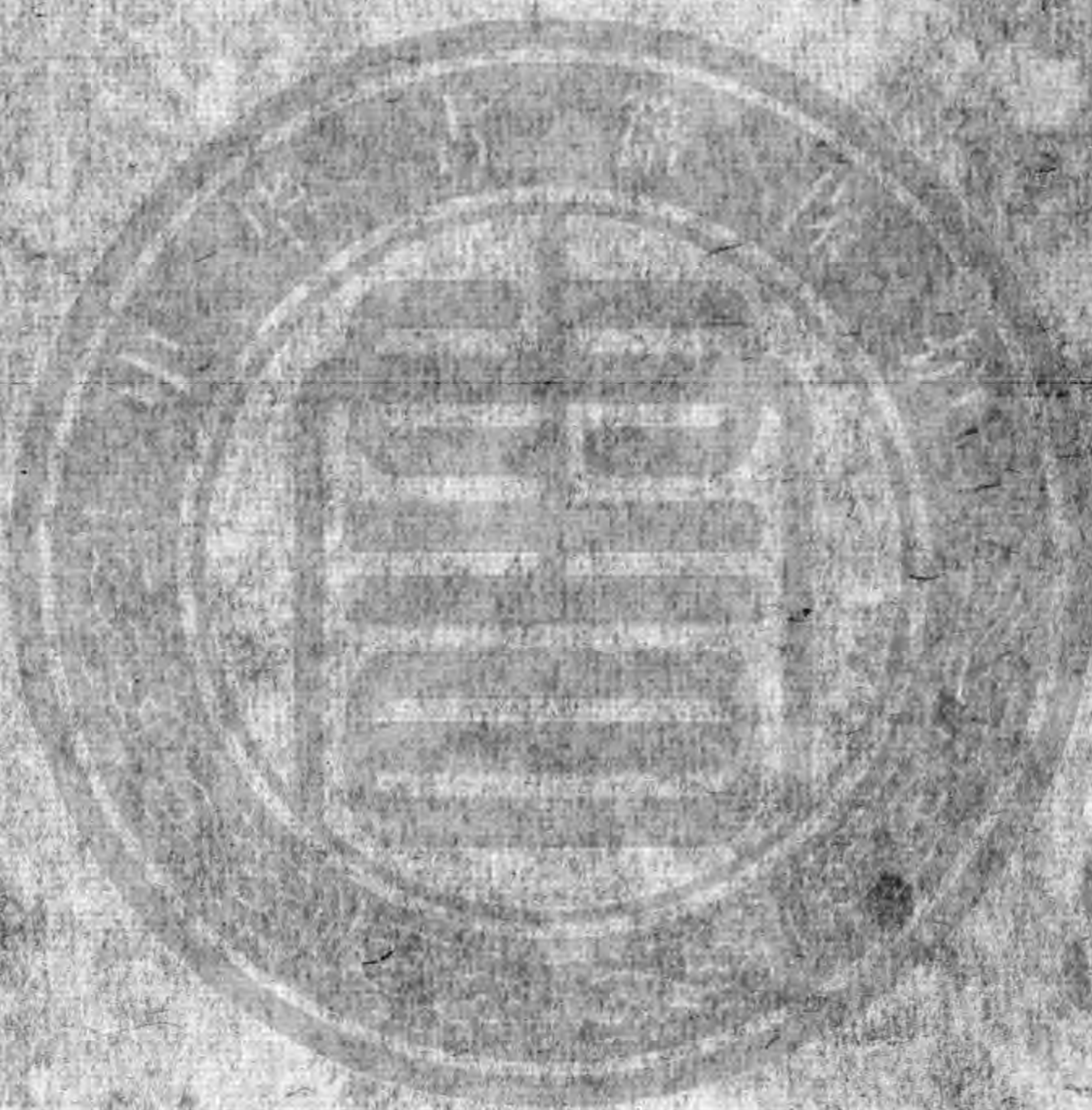


228.2

574.2 4379  
125

$\frac{228}{574} =$

228.2  
574.2



228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哲宗

紹聖三年正月

案錢大昕朔閏辰朔

庚子大中大夫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先是樞密院奏

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又布請曾布以欲得鎮陽又乞章

惇陶鑄一善地遂遷出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

上請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奸險布

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

彥請不置乃命紀事本末右正言孫諤言楊畏

在元豐之間為御史其議論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

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向而從之紹聖之初

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向偷合苟容交結執政



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聖世含忍久稽典  
刑今畏罷帥真定府仍以寶文閣待制知河中非所以  
慰公議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險特行顯黜詔楊畏落寶  
文閣侍制依舊知河中府其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未  
敢命詞行下移知虢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  
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反覆迹前月戊戌右司諫張商英  
所與違違求為自安之計凡立朝之士稍與己情不通  
者即指為劉摯黨人陰行離間如彭汝礪黃裳葉濤之  
徒是也議者言來之邵所入章疏稍成文理者皆畏代  
適足為害欲聖明考言詢事進退施行禮部員  
外郎徐君平詳定樞密院承旨元豐八年至元祐九年  
四月終臣寮章疏及陳請事逐名編類申納樞密院中  
紀事本末卷百一案編年備要云正月樞密院  
副承旨宋球編成一百四十四冊詔錄本進呈

甲辰朝獻景靈宮初元豐中四孟月皇帝徧詣上以崇

奉祖宗禮不可簡諸殿朝獻至元祐二年議者煩之乃

以四孟分詣至是仍命依元豐禮顯承并徽音共十五

殿上躬酌獻拜起凡一百三十餘而貌愈恭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案編年備要云元豐五年冬十一月月朝景靈宮作十殿

以時王禮祀祖宗尋又詔以四孟月朝景靈宮紹聖三

年四月朝獻分兩日戊申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案五字據陳次仲嘗建

議先復置汴口廢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餘

年長編卷四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云云據河原注紹

言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元豐二年六月甲寅導洛通汴事

二原文闕佚據宋史河渠志四云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

分北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原注紹聖三年正月元豐二年六月甲寅導洛通汴事



禹迹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

創置廣武等隄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  
京城之上有若不別講究與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不惟  
去諸埽開展河道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諸河事  
省歲費寬民力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  
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  
限罷去清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七月十  
汴口

成市盍從申傲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  
路除已行責降外人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行案

論集作亦 當是之時詔命初下萬口一詞歡呼鼓舞案  
勿復言 下有云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近者切見汪  
論集此下有云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近者切見汪  
如地歌頌不一責廢人此盛德之事也

文字得罷則前件敕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議語殆成虛  
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案謹論集此下有云傳曰王言如  
澁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所獻  
文字得罷則前件敕榜有其餘一切不問議語殆成虛  
文將何以取信天下案謹論集此下有云傳曰王言如

其已行而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  
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錄澁仲等得罪之由又如  
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望睿旨檢會前件  
敕榜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  
所見背理以今日其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庶無  
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  
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  
差官編排元祐閒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採之與  
論實未有安案謹論集此下有云臣嘗讀史觀漢光武  
十章光武下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恭惟陛  
安當時以此遂定天下後世書之以為美談

下執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  
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置局吹毛求疵八字

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置局吹毛求疵八字

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置局吹毛求疵八字

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置局吹毛求疵八字



人一言之失實于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救榜又所以誑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

于人乎案譙論集此下有云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虞王曰吾與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

成王非輕其爵命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

臺榜示朝堂進奏遍牒天下惟患人不知而已戲言

尚踐而行豈有明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

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紀事本末卷百

己酉御史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

七十耳目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即

乞罷免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岳珂愧郈錄卷八

壬子樞密院言寶文閣待制知熙州范純粹元祐初嘗

獻議棄地乃稱蘭會猶為中國之蠹雖已削官職今朝

廷方經略西羌而仍使純粹帥邊非便詔純粹差知鄧

州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六十五元祐六年

年正月二十七日乃丙辰日與紀事異日

癸丑右司諫劉拯言伏觀近降朝旨委給舍左右司郎

官編錄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曾任臺諫官合

更不干預拯言蓋指徐君平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君

丁巳白州編管人陳衍配朱崖軍長編卷四百九十五

三省言究治張士良獄原注三年正月丁巳陳衍配朱崖軍

配朱崖軍案十朝綱要三年正月丁巳陳衍配朱崖軍

長編作三年正月丁巳日編年備要云三年正月白州編管又推

其與州官往來

故配朱崖軍

戊午長編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壬辰管句

原注又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長編四百七十三

元祐七年五月戊申張若訥特罷路分都分監原注紹



聖三年正月二十七  
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詔罷合祭自今閒因大禮之歲

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郊錄卷三云三年正月戊午遂詔閒因大禮之歲

然實未嘗行宋史本紀同作戊午今依以編次畢沅通

建言祀禮文即主各祀地其說而議者各順其體是以

人因天陽復天陰消各祀地其說而議者各順其體是以

宗臨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臣章惇以承

先志當在陸下及二執政宗以詢大臣章惇以承

北郊所以謂地社履日天政祭地郊者交於社明

之義神而已豈有祭天亦謂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略司封

二月西河盡錄宋史本紀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四萬于陝

東轉運司奏元豐官印契書既有式法而紙割厚大不

容奸偽元祐之初有司官妄申請廢去天下契書奸巧

之弊復如往時合乞依元豐條例委經久于民有利從

之紀事本卷一百原注新錄辨曰小人觀朝廷之向

說興雖契券紙割之厚薄大小妄述利害以濟其諛可

今刪去要見元祐契法如何

壬申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

以為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對上即問

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固已訝

其不當弼最不為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義

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為相君臣相得之際

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之人偏執已見不恤義理之所為耳紀事本末卷百十

西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廷邵經邦宏簡錄亦云癸酉十

朝綱要同此作王申蓋先一日下詔也

癸未臣僚上言每歲諸路應舉官臣僚許選人充改官

職官縣令任使各有員數而選人惟以舉主應格方得

升進若舉主不足雖老於銓調亦無由改轉寒士所係

利害非輕欲乞應選人歷任未及三考只許奏舉職官

縣令如歷任通及三考以上見係幕職令錄資序方許

奏舉改官任使所貴稍抑權勢僥倖請託之弊從之紀

本末卷九十三

丙戌知渭州呂大忠再言邊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

防卒于虔州原注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忠以渭帥再

言邊事案東都事略大忠傳為龍圖閣知秦州遷寶文

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絕歲賜復欲遣

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猶禽獸強則縱困則服連

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為恭順

實懼討伐若許之恐為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

兵不過三十萬成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眾足以

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

直學士知渭州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紀事本末

先

是曾布言三省編排自前歲累曾奏陳以謂施行元祐

之人殊無倫理今亦盡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編

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

曰若有罪如何只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

在聖斷但恐詔令失信耳兼如劉摯等已皆施行恐難

再行上曰只是本經施行將來致仕遺表之類若一以

宰執例推恩則似太過上深以為然紀事本末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辛丑江西路提舉常平使周純為

京西路轉運判官長編卷四百九十三紹聖四年十二

月癸未察河南變事原注周純三年



三月十一日以西江  
提舉為京西路運判

丁未蔡蹈為監察御史  
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  
三月癸丑蔡蹈言夷門山工役

原注云紹聖三年三月  
辛亥王宜罷提舉  
長編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

自序云云原注此據  
王寅序辰看詳元狀理訴文字曾布

入曾布日錄看詳此  
理云云今取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

十一日王宜罷提舉  
時案此文已附見紹聖三年三月二

會布自理文字云是  
月屢見三言安惇既除御史中丞遂

乞差官看詳是月屢  
見三言安惇既除御史中丞遂

訴者凡八百九十七  
人許將及葉祖洽等皆因他人理

謂廟論以人眾不勤  
年三月惟其人多也三省聚議乃定

旨但令惇及序辰看  
詳元狀辭及理訴所將文字批聖

旨于先朝不順者具  
姓名以聞己而此論本出序辰今

辰於前年再進呈乃  
下眾皆稱其平允改上留中不出今

以付之亦以杜塞其  
紛紜也然猶乞別試所置司看詳

半年結絕尚有張皇  
之紛紜也然猶乞別試所置司看詳

王子謂二府以元祐  
減省功格不當令修定久未上

眾皆曰諸路相度未  
到曾布曰元豐中以有邊事故優

賞格其閒不無太厚  
者然今日方有邊事息別議增損

上曰當如此遂降旨  
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紀事本末

丙辰御史中丞黃履  
言今來兩暘及時麥必大稔若前

期選官二員就陝西  
諸郡平價折納則官儲民用愈獲

其利欲望聖慈詳酌  
施行詔諸路豐熟州郡諸欠負並

比市價添錢折納斛  
斗其所添錢每斗市價以十分為

率比市價外每斗添  
錢一分足召人戶情願折納河北

路差朝散郎提舉解  
鹽余景陝西路差宣義郎新差知

齊州章邱縣李諲前  
去逐路許轉運司據人戶合催理

增加



欠負折納施行務在儲積不致傷農已而曾布白上余  
景李諫皆刻薄匪人外議皆以謂豐凶未可知恐兩人  
者因此暴斂人以為憂更乞諭三省嚴戒諭之上深納

日當令深戒之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戊午入內押班贈昭化軍留後劉惟簡卒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

惟年八月丙申惟簡特贈昭化軍留後劉惟簡卒長編卷五百十四元符二

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二月十八日注

殿三火案宋史本紀壬辰三月十八日注

火御撲滅上論省火中屢行志三月十七日注

不御垂拱殿上論省火中屢行志三月十七日注

在王辰與五志異日陳次升謹論集上哲宗兩言尚

書遺火疏云臣伏聞今月十三日禁中雖有聖祖以來聖德可

中遺火疏云臣伏聞今月十三日禁中雖有聖祖以來聖德可

以災異之來必有修省因自天威故祖宗不逮內則行

雖甚治必恐懼修省因自天威故祖宗不逮內則行

心謂盛矣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

之政有補萬分幸甚取進止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聖政有補萬分幸甚取進止紀事本末卷九十三

四月案錢大昕朔閏癸亥通直郎王府說書常立改王

府侍講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也乃以通直郎王

直郎為王府說書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也乃以通直郎王

府說書未改王府說書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也乃以通直郎王

乙丑湖南路提舉梁子美除廣西路提點刑獄長編卷九

王申復罷提舉常平等官長編卷九

便糶事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五月九日復置提舉

官當結絕原注均云紹聖元年五月五日復置提舉



年四月十三日  
罷提舉  
戊寅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

臣在河陽清汴幾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竊以為

仲提舉開導御河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已

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鹽仍各委本路轉運司奏舉從

之蘇州本末卷一百案東都事略吳居厚等處發運使初知

復舊職召入為戶部侍郎宋史吳居厚傳元豐間居厚

與河北縣凡流無閩美又請以鹽息買絹又云當歲至

起從嗜進之凡流無閩美又請以鹽息買絹又云當歲至

侍從嗜進之凡流無閩美又請以鹽息買絹又云當歲至

責疏其利召拜戶部尚書

丙戌三省同進呈李穀言熙河糴蕃官斛斗事布曰司

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

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為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

將曰彥博教光云須盡換卻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

末在朝廷見光進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為及

陰引軾輒光廷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

奏罷役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

知大臣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為無

不如欲此最為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之小人耳如

王安石臣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

議論以為光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他士大夫

有識者亦皆知之如孫覺亦能知此眾人所是當以理

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為信上欣然聽納喜



見於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布姦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

又復罷宣徽使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辛酉日文獻

五月言儀通考云哲宗即位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長編卷二百二十七熙寧

丙申右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

元豐多元祐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

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

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

眾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案編年備要此

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者若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

久也案編年備要此下有云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所

元無以元豐元祐為意美矣而法未善也願陛下博采羣

蔡京言孫諤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

諤罷右正言差知廣德軍紀事本末卷一百案編年備

謂紛錯不均謂劉摯於熙寧四年五月孫諤罷又云蔡京力

不十年後竊取其說言于陛下追復已判二十年矣諤于

果何心也劉摯論會布曰孫諤論役法今日臣愚不知諤于

者惟諤與劉摯願更賜察上曰頗欣納時陳次言路中正直

布章惇蔡卞二人願更賜察上曰頗欣納時陳次言路中正直

多省輕重明祐有抑揚史元豐志上六云蔡京言諤于陛下

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為弊則所詆熙寧元豐



也且元豐已紛然無元祐差而法也  
固當兼雇已紛然無元祐差而法也  
孫論疏云臣伏聞責降右正言孫論  
以論他事耶若不過當之語只此  
緣之他法實耶欲便民所繫至均  
普及天下實耶欲便民所繫至均  
被其害而聽納其言或失職在曲  
是則當觀天禧元年二月七日開  
臣當伏觀示曲全則知聖朝言路  
失當必示曲全則知聖朝言路  
法失當推原其情蓋欲補完良法  
酌再賜施行

癸卯右史鄧洵武為祕書監少丞  
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紹聖四年九月李深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丙寅上謂輔臣曰前日大雨今日  
又雨於農事無害否三省對曰宿麥已收暑雨時行于

農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詢訪蓋憂民恤農如此  
紀事本末

卷九十三

己卯三省言檢會常立元祐中貢納實錄院文字其閒  
門人趙冲敘常秩事迹內有不遜詞語詔常立罷諸王  
府侍講句當明道宮奉議郎趙冲別取旨紀事本末卷百

六案長編卷四百七十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寅常立為  
陳州教授初領崇文院校書及官制循行一資原注紹

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卯立責

辛巳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遣句

當亳州明道宮按宮觀之任惟侍御史職司已年老之

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姦人何得授此竊恐朝廷以不遜

辭語是秩門人趙冲所敘遂欲薄責望以立之惡明付

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竄殛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

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竄殛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追還



所借轉通直郎依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差使奉議

郎趙冲特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

紀事本末卷百六

癸未葉祖洽言近詔常立仍舊鄆州觀察支使與監當

差遣趙冲特降一官與小處監當按冲係秩門人只是

與立編寫就使知情猶為從坐今則追官與遠小處監

當立是秩子主名編錄供送之人今責降乃輕于冲公

議未允望以冲情罪參較輕重特發神斷使刑罰允當

詔常立添差監永州在城酒稅趙冲添差監道州茶鹽

酒稅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

上猶未許曾布乘間白上曰常立附麗章惇等先帝自

處士擢常秩為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詔褒美贈官賻

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悅先

朝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惇以周種為不負先帝若

立者可謂有負矣及喜之則掩而不問然臣未知子細

容更體訪其實奏上曰且與問取來是日甲戌也

案十日

翌日布以立事實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

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內

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其必敗乃門人趙冲撰集秩

行事言論并墓銘繕寫為兩冊元祐中納史院史官無

不見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語聞達上甚駭其不遜曰何

謂必敗布曰臣所記不詳然此兩冊現在史館可令簽

貼進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無

不見之者近聞兩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繳然臣既知之

不敢不奏上曰豈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對上曰立文字



己令取果有此語布曰何敢妄若立誠有此語不惟不  
遜自當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對上遽語蔡卞曰常立  
詆神考而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尊  
戴安石如此則以神考爲何如主也惇謝不知因請其  
語上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  
在塗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  
詔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皆錯愕謝罪  
上卽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  
示惇卞等由是惇始知爲卞所賣後一日三省進呈上  
赫然令與立宮觀沖別取旨葉祖洽繳錄黃以謂立父  
子世受國恩而狂惇如此貶太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  
日布對上諭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僥倖昨以王府故

奪借官今遂不奪恩命優矣上曰賴卿言及不爾幾誤  
擢然人物亦極平常布曰問青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數  
否上曰俱不曾問布曰立嘗先朝如此又詔附執政及  
與人言青苗免役事須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  
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爲諫官豈不誤事上曰反覆  
尤不堪言其言茶毒乃桀紂事布曰書稱茶毒痛四海  
上又曰知其必敗是何語何敗之有布曰詔王安石而  
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爲  
準繩安石所是者必欲進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爲  
準的以羅織士類此最爲害政況安石之所是非與先  
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爲據卞以此深怒瓘而  
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爲是臣亦嘗親聞先帝不與安石



之語今立乃以謂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則先帝有爲于天下皆出安石則先帝皆所不曉也悖慢不遜無甚于此上亦切齒及三省進呈祖洽文字遂奪立借官依前職官監當趙冲見任奉議郎奪一官遠小處監當祖洽再繳以爲立不當輕于冲遂曰置立于永州冲于道州監當布稱善上曰必敗之語殊可駭布曰不遜未有如此者傳云人臣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立之言不遜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任國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縱睿明于是非曲直無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聞不敢不盡底裏上曰固當如此布又言陛下親攬萬幾政事不一若廟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

默則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勞聖慮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聞常立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希合權臣言父秩與王安石之美詆誣先帝比者陛下照見底裏已行棄逐頗快輿議謹按立自選人入館未幾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講近又令上殿立之無狀如彼大臣親昵引薦如此立之上殿未審何人引薦敢爾欺罔臣傳聞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詆誣之人而立之詆誣至有荼毒生靈公知其必敗之語乃略而不問猶且援進恐其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過必引咎避位今立過惡如此而引薦大臣略無自咎之辭曾不愧懼廉恥之風不行于廟堂之上而欲風天下清士類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



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為欺蔽亦宜有罪

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及尊不稱次升嘗論詩載此考會布日詳錄陳尊堯集

對曰石秩亦隨罷神宗常害政之墓表尚能石體可磨也

毀也謂石可毀後安石蠹得也常立廣墓表蓋因常以

行密成臣等計而行巧也等云又墓表蓋因常以

立之撓臣等計而行巧也等云又墓表蓋因常以

之宗之得見常秩行狀也下等依布八奏人之又作訴

之常流離與濤而羅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然則哲宗

竄家離破敗而為是乎不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察使除

說書二年二月四月二十八日乃以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講書二年二月四月二十八日乃以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力為講書二年二月四月二十八日乃以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癸巳權知邢州張赴等言知任縣韓均等申請乞應有

卷一百三

五

者若見其文自當進呈召對之際同為欺蔽亦宜有罪

伏望特行黜責以警官邪紀事本末卷一百六

及尊不稱次升嘗論詩載此考會布日詳錄陳尊堯集

對曰石秩亦隨罷神宗常害政之墓表尚能石體可磨也

毀也謂石可毀後安石蠹得也常立廣墓表蓋因常以

行密成臣等計而行巧也等云又墓表蓋因常以

立之撓臣等計而行巧也等云又墓表蓋因常以

之宗之得見常秩行狀也下等依布八奏人之又作訴

之常流離與濤而羅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然則哲宗

竄家離破敗而為是乎不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說書二年二月四月二十八日乃以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力為講書二年二月四月二十八日乃以通直何王時轉通直觀

癸巳權知邢州張赴等言知任縣韓均等申請乞應有

二月郭知章為左司諫王辰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是月郭知章為左司諫王辰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竄以塗炭必敗陳瓘通判滄州原注蔡公再竄之

布對說書見長編卷四百八十五五月辛未

改永州耳又稱冲特勒小字責輕于冲或先擬壽州後



于所屬籍其毛色尺寸齒歲給付每歲分番就縣令佐  
 點集若馬有死失許卽時申縣自備印給非點集日不  
 許私自乘騎不許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係等第  
 戶願養馬者祇令將文契批鑿除其租數若請不盡并  
 不願請者依條召人租佃伏望詳酌施行紀事本末卷九案宋史

兵志十二赴且謂授田一頭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  
 弓箭手既養馬又成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

樞密院言熙甯七年先廢罷鄆州東平鄭州原武兩監  
 及併衛州淇水兩監為一監至八年四月中書樞密院  
 奏河南北十二監每在費用錢約五十三萬九千六百  
 三十八貫其所出馬數止用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  
 貫可買兼所得監馬堪配軍匹數不多若都無此未為  
 闕用兩監牧但存虛名而枉費不少見管九監馬三萬

餘匹時詔沙苑監令屬羣牧司餘八監并監牧司並廢  
 罷後盡以牧地募民種佃並牧馬餘地所收歲租百餘  
 萬至今未嘗有失陷之數案此有前日異議者所陳  
 脫誤

之患至十年二月羣牧司奏國馬缺用曾裁損支使窠  
 名是時陝西路買馬止以一萬五千為年額至元豐中  
 又曾于畿內賦人戶養馬及于京東西路行保馬之法  
 又于開封府界霧澤縣置牧馬所專差樞密都承旨張  
 誠一提舉經度制置俟就緒推廣諸路施行而事初講  
 求有所未盡及奉行之人或不稱職故人言以為未便  
 元祐初並不考究熙甯以來講議本末利害之詳研求  
 所以增損措置之術惟務盡罷元豐所行之法一切復  
 置舊監遽將民間已請佃地栽種到桑棗果園及莊井



屋宇毀伐廢壞不少兼興復監牧增置官吏所費不貲  
殊未見其效蓋自復置以來累有臣寮論列公私之害  
若因循元祐貪狃更張之法即歲月愈久為弊愈深自  
來議者欲于民間養馬然所陳亦多不同或以牧地召  
人租賃官給草料令百姓畜養或責以蓄息或欲令逐  
年赴官閱視決責或欲分配等第人戶以此終不可行  
今據知邢州張赴所稱體究得民間願將牧地牧馬但  
與蠲其租課仍不責其蓄息俾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  
之患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無未便  
之理今相度欲具為條畫榜示令太僕寺雕印施行應  
有監牧地分州縣于要便處曉示人戶願請佃牧地免  
納租課為官養馬者聽實封于本縣投狀逐縣置厯牧

接月終具若干實封上送州州縣並不得開拆具數申

送太僕寺開拆申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一

百又卷百九案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寧八年四月癸未原注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赴云云可考彼文可互

證考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觀近降朝旨給牧地

召人戶情願養馬事條約雖已詳備然元祐初只緣知

邢州張赴同任縣堯山縣知縣等所請指揮案陳次升

下舉司遂有北河東西京西北河東路提刑司府界

州以謂置監養馬不便其餘路並依此施行馬及只因邢

所繫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詳審今朝廷之見只是州

利害其他路分或有同今朝廷不令轉立定條制

今河北河東西五路依此施行已行之命路各有利害

為是朝廷不令司相度又為官養馬人戶或有不願

既以州郡之勢須令投狀則法官之始或有不便為

民害臣聞輿議以謂牧地鄰近人戶若得膏腴之地必

所有願兼一項之地所直不多馬或倒死其馬及官格尺



者不下四五十年此恐人戶又非所願兼牧地先其餘

已有其人承佃今不願養馬遽然奪去必致失所

路並依此施行臣竊慮諸路若有不便必為民害欲望

朝廷明降指揮今諸路若有利害不同許令申稟州縣

若抑令人戶作情願投狀養馬者令監司按劾施行法

行之後永久無弊紀事本末卷百九案馬氏文獻行給

地牧馬之政民受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倍償

已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在元祐中堅持邊

議不為利回兼領帥日久宜進職名以勸守正之人協

心邊計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毛漸權渭帥案五

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誠

未嘗披露忽蒙獎拔擢方致具陳竊念臣弟大防自羅

謫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雖獲保

全手足凋零猶以遼遠為念況皆在得謝之年既衰且

病來日幾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

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蟲魚咸

被恩澤特軫聖慮少賜哀憐將臣已除職名乞行追寢

只量移臣弟大防陝西郡州居住所貴聲問稍近少慰

終鮮急難之情臣今日得從私便推而以及臣弟舉族

懷戴宜如何為報哉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詰大

忠曰久欲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

又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否對曰舉族

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誠

樸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退而喜甚

以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已告章惇具請大防量移蓋恃前日上語也不知惇既



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詔大防卒于虔  
州又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七月癸丑詔許大防歸  
葬原注引王鞏甲申防被召問邊事既對之安語曰  
判時涇原帥呂大防防信安州知近事對之舉族荷  
臣要其過海獨處之且將息耐對曰舉族荷陛下  
厚恩上曰有書再見大說與再拜謝退而喜甚因  
召賣飯三日對上語遂盡告之既至謂遂有循州  
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同罪異罰遂有循州  
云卷四百八十五原注辨云呂大忠在三年九月  
日自秦鳳改帥涇原以涇原帥呂大忠在三年九  
月大防有循州之誤也防大忠七月有辭直學士  
乞量移大防謂言者因是發端則可大忠七月有  
言者發端在狀辭免職量移大防時七月有起誅戮  
也王鞏所云大忠進有報臣僚所陳利害狀或二月  
事恐因乞職暫赴闕則得召對必在三年正月或二  
十文載辭職乞量移則得召對必在三年正月或二  
輯取卷四百八十五原注更附此以備參考

林希

言乞八路員闕用元豐條并紹聖新制一處參酌修完

成書詔令吏部四選同共編修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

言林希乞八路員闕用元豐條并紹聖新制一處參酌修完

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

三月定祿秩與此異日

八月考是錢大昕朔閏乙亥詔戒熙河城努札

萬全乃得舉又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

淺井一帶建置堡塞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

紹聖四年九月庚申卓克索婁之役原注三年八月十

八日戒熙河努札須萬全乃得舉指揮內有云議者又

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

丙子額以編卷三百十元豐三年十一月庚午詔開封解

免補試人狀臣伏觀近降初命太學應係籍生員今年



冬及來年春補外舍者臣竊詳尚書省劄子元起請之  
意蓋謂元祐改用詩賦以來不得精選所以再令補試今聞  
際考校之官多務悅眾不元豐之閒試補入學即非元  
太學生員其間亦有先朝元豐之閒試補入學即非元  
祐試補之人及有因先朝元豐之閒試補入學即非元  
該免舉于條不許就試是無準進生員及取應指該免恩例  
今若不許外官考校必無準進生員及取應指該免恩例  
係例差未安欲乞聖恩無準進生員及取應指該免恩例  
恩例亦未安欲乞聖恩無準進生員及取應指該免恩例  
在學生員并今舉係上舍合該免指省試會元豐及近補日  
院中補員舍生今別行處分不勝幸甚取進止之人及近補日  
試狀臣伏觀近降朝旨今太學生員其有久違親戚欲歸  
太學生多是今年未聞指揮今冬舉人其有久違親戚欲歸  
省者或貧窶以日用不足若不入學聽讀難以久居京師  
伏惟俟補試以決行止之計至今日未補試以久居京師  
人不違當處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呂大防緣宰相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并罷更  
不施行梁燾劉安世並分司各于本處居住今依元豐  
六年十月指揮其依元祐令減半指揮更不施行降左

中散大夫程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宜守本官

少府監分司南京依舊鄂州居住降授承議郎主管洪

州玉隆觀南安軍居住劉安世宜守本官試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依舊南安軍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劉

必有故當考紹聖邸報載當日行遣或自再欲痛

庚辰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案祖禹

三月癸丑知陝州五月由安置責授承議郎試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南安軍居住劉安世案安世南安軍居住在元

祐中構造誣謗靡有不至迹其心宜加誅殛鄉從遠竄

以示寬恩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

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內同上疏

論禁中覓乳母事也紀事本末卷百一案長編卷四百



又云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  
在朕左右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非素使令頃  
嘗泣涕者朕甚駭復不敢問後乃知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  
皇太后語遂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  
議聞帝語遂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  
死據言行後錄卷十三引范內翰遺事云紹聖三年徒  
賀州則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奸為直以無  
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卡可以謂上疏太  
母所宗也離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壬寅中書舍人葉祖洽言嘗諭前

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

復官職然其所得恩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皆以安佚歿

于府第恩禮優厚賻贈隆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為

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伏望聖心加隆寵數

特贈確太師賜本家宅一區紀事本末卷百七案長編

甲辰蔡確妻乞賜第原注云三年九月十七日可  
考當即指此惟王寅十六日也與長編差一日

甲辰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上新修太

庚子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蹇序辰言中書省送到姚勔

磨勘轉承議郎錄黃一道按勔素以無行取羞鄉里賭

博私酒嘗親為之外雖寬夷中實險賊本緣身犯清議

勢不可進事已暴露遂即棄官至元祐中呂大防等當

路乃以勔不仕前日為高拔于閒散躡處顯要而勔愈

不知恥一意附會專以詆訕先帝政事人物為功至乃

稱蘇軾引訕謗之語執以為據及陛下親政尚敢陰為

其黨合謀并力表裏相應公肆指議務要遏絕紹述之

意以成其私則勔之盜名欺世懷詐蠹國其罪蓋有不



勝可責者昨朝廷屏斥姦臣自大防以下二十餘人皆被顯斥獨勔以從官善郡掛名其閒物論不平至今歎息謂宜依梁燾劉安世等例追正其事豈容使之復與有勞無過之人以歲月序進望詔有司詳議勔罪明正典刑以厭天下之功議詔姚勔永不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一

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密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令下則不足以章明婦順朕躬稟皇太后皇太如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法號并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十朝綱要乙卯日蓋批出在先一

乙卯楚王顥卒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議皇子就傳建儲事原注云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顥卒案十朝綱要楚王顥三年九月九日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諡曰

榮比葬四臨其喪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吳王

丙辰御延和殿見宰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旁惑邪

言陰挾媚道迨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孚覆案無爽

朕夙夜惻怛寢食靡甯難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稟兩宮

慈訓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

廟可上皇后寶冊廢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

靜仙師賜紫法名冲真其居處供帳服用廩給之類務

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訖

事就坐之際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閣中皆

怒陳迎案迎續宋編年資兒喝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

迎兒退有不平語繇此閣中皆忿冬至會朝隆佑宮俟

見于他所后所坐木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



婕妤好在他坐意象頗怩其從行者爲之易坐製與后等  
眾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喝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  
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好坐頓于地婕妤好懟不  
復朝泣而去且訴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好曰毋  
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爲婕妤好有耳會  
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嬪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  
掖廷投公主藥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嬪以  
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嬪對以實后曰六姊甯不  
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  
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特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  
耳后卽取符焚于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  
病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好所遣

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  
端與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  
梁從政勾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堅坐以家藏  
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同法端卽光教院  
造式作后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  
戶幾察以生棗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  
堅求閭巷間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欲以進后令  
佩侍上寢殿燕氏坐上過后闕作歡喜字燒符取灰將  
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道冀  
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好象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  
月中瘵死宮人燒屍灰置劉婕妤好寢幾其以此疾患死  
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置劉閣中皆以厭況卒無驗獄



成侍御史董敦逸錄問

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敦

史彈擊不避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為白鬚御史元符厭

也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

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

禧觀在為榮州刺史添差鄧州總管王堅法端燕氏皆

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失幾察官貶秩贖金

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為語言激怒

中宮眾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初起禁中被

逮幾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

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無

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

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

而隨排擠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案王銍默記卷中云蹇

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

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既降案付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

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雷公式未成以造作

不如法及茶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驢媚蛇霧是

未成否眾皆矍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

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待后有禮不意

其所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為之廢寢食今日之事誠

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于顏色臣惇臣清臣臣

布臣將臣卞奏曰廢后大事也臣等見案辭如此不敢

復有開陳陛下為社稷宗廟大計誠出于不得已願少

寬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



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原注新錄辨証曰紹聖中章后  
廢天相挾姦固寵交結嬖倖動搖中宮故昭聖中章后  
之廢天相挾姦固寵交結嬖倖動搖中宮故昭聖中章后  
時宦侍治獄于掖廷宮妾輩被掠誣服舊文以辨誣而書  
之豈不虧損懿德哉公採庶後事來有可考亦足慰在  
有之所從謹條畫之附於後庶以宮至之意已中皆舊實  
錄全載二詔自初至朝調景靈宮以見紹聖與入冬入日  
上係曾布日錄有所耳今刪潤修撰臣某紹聖與入冬入日  
至終當為婕妤面聞今已上皇帝聖慈親之罪甚論皇紹  
月甚悉如易坐聞僭之上事皆昭慈親之罪甚論皇紹  
聖中宮命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親之罪甚論皇紹  
宗本意已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親之罪甚論皇紹  
自稱親慶公主慈聖獻皇帝之端矣今亦參考係孟忠厚  
皇端止坐于后姊高世則人所符以治福慶之宮厭魁今  
其修潤自方公論分據修入自疑心已福慶之宮厭魁今  
實修潤自方公論分據修入自疑心已福慶之宮厭魁今  
某修潤自方公論分據修入自疑心已福慶之宮厭魁今  
燕氏至對所間聖論有差載案詞并舊錄所載氏等多不  
案及參合秩布日錄所載案詞并舊錄所載氏等多不  
誣昭慈王堅燕氏等厭載事邪欲罔天好後世皆刪去不  
書此可見當時史官用意姦邪欲罔天好後世皆刪去不

事所以起也今除其所通誣昭慈太后甚之語止云某人坐  
某事以起也今除其所通誣昭慈太后甚之語止云某人坐  
從政珪等鍛鍊誣罔之罪明矣以先上論輔臣至語則  
脊逐獄初起禁中至布日錄異議者已上載陳臣至語則  
自詔獄初起禁中至布日錄異議者已上載陳臣至語則  
載布紀掖廷祕獄甚詳其言夫是素皆從政又載孔元宿端  
所校夜問時罪人無舌士大與所傳相符合今並採  
王宮錄問時罪人無舌士大與所傳相符合今並採  
甚至元符末黃策上書其言夫是素皆從政又載孔元宿端  
亦同符末黃策上書其言夫是素皆從政又載孔元宿端  
用其說如日宰輔之意可於外與所傳相符合今並採  
皇帝宣諭史臣等之意可於外與所傳相符合今並採  
密院初欲從輕因布言特就重法官不違元符初欲復  
法號章惇欲從輕因布言特就重法官不違元符初欲復  
后當時何數以不言此語特就重法官不違元符初欲復  
此舉自罪固大布論預焉至願少寬聖心以幸天故表  
之舉自罪固大布論預焉至願少寬聖心以幸天故表  
而上從舊錄所載上並係會布日錄載其後董敦逸奏  
至並從舊錄所載上並係會布日錄載其後董敦逸奏  
而論奏于後言固止蔡十激怒矣辭初欲逐敦逸甚銳宰  
相以理開陳上遂以蔡十激怒矣辭初欲逐敦逸甚銳宰  
明君聽言之美何加以悔意由元符末復至切弗聽也雖古  
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由元符末復至切弗聽也雖古



從臺諫皆得賢臣引義交爭則上意之必同矣惜乎羣  
公皆為將迎之說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願少寬聖心  
以幸天下耳其罪可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所悔悟意至  
推上遺意而行之也邪黨上尤甚惜元符中遠郡其載哲  
此書為蔡京所惡入邪黨上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  
廟語章惇壞我名節當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  
人主悔悟之實故采而書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  
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寃之餘云云同此不具錄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  
媚道迨從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  
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  
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咸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  
之或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  
經有司雖聞追驗誣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猶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之廢立事體至重臣下  
一言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  
逐之不足深恤

治高下付闈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案此字原闕之具

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為天下後世譏笑欲乞

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

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

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

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不勝幸甚紀事本末卷百

十三案謹論集載次升行實云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

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客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皆

諷有言責者之獄寢瑤華也公獨氣概挺危之而公獨

乞寬掖廷之獄寢瑤華也公獨氣概挺危之而公獨

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他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

侍姬楊氏為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

雖采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不可回諫論

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

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

卑者必以尊在幼者必以長宗室惟名分紊亂不足

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



一代之有官其進納技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于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誓之考之戒猶曰毋以妾為允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誓自出而宗藩大臣迺爾傳之天子下書之典策其于聖朝甯不為累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

伏乞改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秋九月  
張商英權知洪州

十月丁巳朔  
地震案  
宋史本紀  
西日五月  
張商英權知洪州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英以王震言與蓋漸謀害來之二月二十九日乙未商

知洪州  
辛酉  
編卷四百九十年十月辛酉  
布錄八月丙申詔罷夏國

呂惠卿制為十通鑑冬十月  
使呂惠卿考編年十通鑑冬十月  
左後右九卿謀知之乃制為前夏人及至入寇有備即拔

府後之三川亭建帥旗外又周立十一軍旗司有令則  
舉逐軍旗應又為一之開門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本軍并兵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慮賊相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外軍相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烏延寨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圍其寨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北州九寨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所州九寨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精騎殿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奏聞殿而分以攻一軍乃制策應十一軍通以舉旗而帥司  
清異日將沒怒張輿第四去將張輿及李惟惠卿死諸將不  
誅異日將沒怒張輿第四去將張輿及李惟惠卿死諸將不  
連歲以十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自得一處  
塞門二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自得一處  
延西自順峯朝廷安許夏主奉其母率眾五塞門萬龍安長  
明以自順峯朝廷安許夏主奉其母率眾五塞門萬龍安長  
城掠日馳至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門萬龍安長  
四掠日馳至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門萬龍安長  
將悉知麟州有金明復營環城而後主騎之母親留桴鼓自長  
人得脫兵掩擊不備復營環城而後主騎之母親留桴鼓自長



俞死之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五萬眾深入境不過

十日通鑑云夏人既還留一書與朝廷疆場小貨汝命為

我投經略使處其言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貨汝命為

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

出恭順故行平蕩又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郵延

也延宗紀是年九月樞密院而示兵鋒亦不忿欲取延州終

不繫日今附初五辛酉日下亦人寇鄜延陷金明峒今從

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瑤華不當廢其略曰瑤華

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

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亦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

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紀事本末

癸酉進築汝遮城畢工賜名安西長編卷四百九十二

樞密院呈惠卿言平羌賞蔣干安西眾皆言安西為諸

路進築之首故賞差厚原注三年十月十七日賜汝遮

城名安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築汝遮城賜名安西

據宋史本紀云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安西為名汝

遮即地理志音聲之轉詔須萬全在八月乙亥可考

又地理志音聲之轉詔須萬全在八月乙亥可考

熙河路東至秦鳳路界六十二里西至原川子一百

里南至定西砦二十七里北至平西砦三十二里

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瑤華不當廢上批付三

省堂吏曰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

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許將皆言願陛下且

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靜不可令鬧敦逸罷黜則從官言

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上曰不過是同類蔡卞見上怒

且意堅遂言須貶黜乃可別白是非敦逸錄問了卻許

多時方有議論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

章疏布曰陛下親覽政事方欲開廣言路以來忠言讜

論兼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



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敦逸較曲直亦何必與此須  
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貶責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當  
故可貶上曰常安民亦貶與知軍布曰且乞函容臣非  
敢違戾但恐上累聖德卡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後  
世他既得罪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  
言爲當固知其無禮趣但冀聖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觀  
其文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酌施行不知令  
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罷黜誠恐眾論紛紛卻聒噪朝廷  
許將亦再三陳述言願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  
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敦逸一言致  
眾人紛紛極未便布又言欲用孟在貶略以獄辭告中  
外使人知中宮失德之狀惇將亦助布言以爲當然卡

曰且與知軍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怒目視卡云若  
貶敦逸而眾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卡無以對徐曰眾  
人莫與敦逸不同卻可恕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  
須與知軍清臣遂言領聖旨布由厲聲詰清臣且曰臣  
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  
更不如罷黜惇亦以然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退  
布徐曰且乞函容將亦言恐未可行布見二人不變遂  
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得已待再有文字行

遣布與惇皆稱善紀事本末卷百十三案曾敏行獨醒

出於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

未幾竟出之

甲申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



延安府紀事本末

是月吳安持為真定等路經略使

長編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己未

原注吳安持等雄州權場原注

安持以紹聖三年十月帥真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雷大雨雹案宋史本

十一月癸巳案錢大昕朔閏先是呂惠卿奏乞依呂大

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

緊慢也李清臣亦謂布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

引以為代者吾屬殆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挹耶及

進呈上曰惠卿何可來眾皆言無可來之理遂批旨云

邊事未已帥臣難以前來如有所陳條畫聞奏及再對

布又言惠卿初失金明寨原注云見西邊案紀事本末

日辛酉注頗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寬假之意便爾妄誕

張大守禦之勞又乞朝見此人無廉恥惟務貪進方此

多事其欲來何意豈又欲留住上亦哂之紀事本末

乙未長編卷百三元符元年冬十月戊寅呂惠卿言

乙未界首等接招納人戶原注紹聖三年十一月九日

丁酉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朝廷取太傅

王安石所進字說付國子監雕板以便學者傳習又以

池州石誅劉發嘗受安石學時令校正乃有太學錄葉

承輒肆論列自謂親聞安石訓釋令校對疑誤請同看

詳按承身為學官宜知分守而乃離次侵官干預本監

之事望賜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詔特屬罰金六觔紀事本末

知渭州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改知同州長編

卷百二十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于虔州原注呂

大忠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自秦改知同州案東都事略



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戰士不過十萬三路  
之眾足以當之屢犯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  
遷寶文閣直學士坐事降待制知同州考  
降待制長編原注在十二月初三日己未

辛丑中書省勘會元豐四年正月九日中書省劄子應

兩省待制以上並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

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實錄官並置左右字因此許

帶職人待制已上職事官諫議大夫已上自朝議大夫

便轉中大夫比其他出身人超越一官遷轉近降紹聖

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書案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中

文或降敕正議大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

餘外並廢罷并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依兩資遷

轉其朝議轉中大夫一節亦合廢罷詔依議定其已轉

過之人更不追改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案長編卷二百十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己未寶文閣直學士呂大忠除

寶文閣待制呂大忠防卒于虔州原注呂大忠三年十二月

同州考長編原注知同州在十一月十一日丁酉

辛酉詔元祐赦文戶絕之家官為立繼指揮勿行長編

此日已罷此指揮今又別出當考案此兩存之例今據輯

鍾傅以進築安西城畢功除通直郎長編卷四十四符

元年鍾傅再降原注紹聖三年十二月

五日鍾傅進以築安西城轉通直郎戊寅惠卿言將兵

乙丑入界令繫將官臨時處分原注云紹聖三年十二月

是月揚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徐積特改和州

防禦推官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積

防禦推官充教授原注紹聖三年又改和州防禦推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三

仁和張大昌輯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哲宗

紹聖四年正月錢大昕朔閏考丙申葉祖洽繳呂孝廉

知曹州呂長編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丙寅知曹州

洽言一日葉祖洽繳曹州案編年備要云紹聖四年正月

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

繳之門下省置中書省置中書舍人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

蓋以爲廟堂之上議論設此則或政事之闕常救于未然

而朝廷無過舉今職上聞如此則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

事過文字不舉同避如此則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

廢當其職事者自不惟名實混淆而給事中職事遂

所忌憚命令既出雖有言者亦無及矣詔特旨書讀

壬寅詔黃履蔡京林希各薦可充御史者一人長編卷九

履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林希同舉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為御史

四年四月戊子曾布曰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何如

甲辰呂嘉問除江淮荆浙路發運使

又卷四嘉問知青州原注云正月九日案宋史呂嘉問

復相削嘉問三秩知淮陽軍府專附聖中擢寶文閣待制

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遷坐罷知懷州編年備要

案牘以減口嘗薦鄒浩南遷發運使未數月不緣奏

計登對不緣六曹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

宮觀居住乃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住

本州鄰內子孫仍並與次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

并見在任人並罷

刑部侍郎邢恕改吏部侍郎

粉昆事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自青州入為刑

究治張士良獄原注恕以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為刑

丁未王瑜除京東路轉運副使

言單立文字乞委王瑜錄問原注王

己酉兩浙發運使周秩除京西路轉運使

二年八月壬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四年

除京西路未周秩察河南變事原注卷四百九十四年

中厚洛人告言鞏甲申雜記周秩重實過高郵言紹聖

為京西轉運使諸人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將生變誅章

告將引究體訪南有降狀以治其嘗攻文路公也為朝旨

對曰欲盡誅族大以元祐人又同力為之哲宗召呂重

至西京門聽旨俟其有實則遣誅諸人於何地又召呂

于外京捕文劉置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管當察實訪



未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諭重實令有實即就  
攝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侯上意必  
變必用元祐日有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具奏且言元不  
及乘輿不數日有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具奏且言元不  
庚戌殿中侍御史李清臣出知河南府三紹聖四年十  
二月癸未清臣改知成都原注四年正月元符元七月五日  
中侍出知河南府又長編卷五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  
蔡京第三十五論文及甫書事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  
年正月第二十五論文及甫書事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  
宗坐指斥宗罪李清臣表弟東都親黨出知河南府在四  
備要云嗣宗抵罪李清臣表弟東都親黨出知河南府在四  
楚王第有婦人常道呼誣告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  
婦人本盧州娼常道呼誣告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  
宗得之清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尋奪職知  
伏法清臣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尋奪職知  
真定府宋史路昌衡致之重辟  
臣有狂婦之訴昌衡致之重辟  
辛亥言長編卷四八百六十六日可參考  
九十二言浮圖原注正月二十六日可參考  
相度浮圖原注正月二十六日可參考  
甲寅詔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相度保甲人才百九十三

密院奏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保甲人才百九十三  
教武藝者免之原注相度保甲人才百九十三  
子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授職在正月二十九日甲寅  
子轄戩龍河至西軍節度使通鑑云庚寅以阿骨  
錢也畢氏原注轄戩龍河至西軍節度使通鑑云庚寅以阿骨  
編云等征阿里骨子嗜殺今改又陳經通鑑心  
欽擅死獨峻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溫之  
黨皆死獨峻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溫之  
隴通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溫之  
子構欒羅結奔河州焉  
二月閏錢大所丙辰朔丁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崇禧觀王存上表陳乞致仕故事當除東宮官詔特  
授右正議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其蔭補恩例各  
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論事附會故也  
紀事本末卷百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



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  
偶緣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且優以  
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  
謂其已死一切不問則使後世亂臣賊子何創艾至於  
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曰故司空同平  
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奸回盜竊虛名昧冒  
休寵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使又制曰故正議大夫守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詭激之行以盜虛  
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眾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使副  
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資險狡之  
智而濟以敢為挾兇邪之權而為之死黨可追貶雷州  
別駕詔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以上除王岩叟已罷遺

表恩例外餘并韓維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

蔭補陳乞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子孫親屬蔭

補陳乞恩例並各與兩人餘悉追奪非奸險兇悖惡無

人臣之義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紀事本末卷百二案

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朔閏考是

月丙辰朔無乙未日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

表恩例可考遺初議再貶光及公著等曾布謂章惇

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啟異時奸人施于仇怨則

吾人子孫皆為人所害兼光及韓維等家得恩澤已數

十年一旦奪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維數年前方致仕布

曰亦五七年兼維在位不久必欲行則且施之于光及

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不若就其  
身上追奪惇曰彼已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



其恩例乃實事布曰此雖快意然更且詳審布之意無他但此例不可啟耳惇曰須畫一指揮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為便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且置之不妨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莫亦無他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惟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為嫌故爾

紀事本末

卷百二  
王戎詔罷承議郎張競辰夔州路提舉常平官以御史蔡蹈言其險巧邪佞元祐中諂事呂大防蘇轍之徒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婿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極惡競辰亟罷之

紀事本末

庚午議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

長編卷四十八初建寨一所以及置烽臺等言前于石門五日以章秦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今原文已佚陳經通鑑續編云通章秦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今原文已佚陳經通鑑續帥以通章秦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今原文已佚陳經通鑑續帥以通章秦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今原文已佚陳經通鑑續

戊寅言長編卷四十八初建寨一所以及置烽臺等言前于石門

等寨進築原注云二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浮圖



庚辰詔趙瞻傳堯俞諡告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  
司馬光等造為奸謀訛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其  
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劉摯  
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雖嘗  
懲責而罰不稱愆內如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本  
罪未嘗明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  
臣子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尚多亦當量罪  
示其懲艾制畧曰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  
之恩于先帝失君臣之禮於朕躬可責授舒州團練副  
使循州安置劉摯趨操同邪性質險譎向由言路力附  
黨魁倡和奸謀毀黷先烈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  
安置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弟

軾肆為抵巇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朕願瞻巖廟

敢私恩寬貸不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集穎濱遺

老傳云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案集穎濱遺

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紀

事作四年與遺老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壻

傳異必有一誤老梁燾向附兇渠擢在諫職陰與子壻

構造邪謀誣誣先朝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

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為流

俗之人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有云議稱親則構誣于

地以開邊隙陰連郡吏協濟兇渠迄用攀援遂尸宰輔

久從薄譴久追嚴誅苟其究免于終身何以示懲於後

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案邵伯溫聞見

禍忠宜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而上書救汲公  
惇怒亦諫節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  
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  
盡濕願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執政與司馬  
韓維少師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與司馬  
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論役法不



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  
事不合即可汝輩以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而生者不  
若無媿而死又案編年備要云坐修實錄已上令所在  
詆誣邵錄云因救大防激怒章惇互異  
差職官或京職官已上監當官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  
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疎虞劉奉世  
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密布心腹躡處要塗可落端明殿  
學士依前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  
挾偽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  
心老莫能革可落資政殿學士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王覲資賦險偽善於原俗附會奸黨毀刺先朝可落寶  
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  
韓川孫升呂陶頃者大奸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忿徇  
私為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訕興讒無所忌憚

案太平治迹類此下有云詆法度以遂更變之川可  
謀應排忠良以虛顧託之罪積心至此議罪謂何

授依前官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  
前官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  
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  
頃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時之心起背公私黨之  
計附會邪說專為悅諛挾持陰謀共濟兇惡夙負欺君  
之心久逃附下之誅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  
句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  
宮管句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  
前官管句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顧臨附會兇黨力被  
薦屬緣洞察于奸謀不使超躋于近列案太平治迹類此下有云迨  
從留鑰復結罪闡雖因人言當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



官管句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傾邪險詖出于

天資反覆導諛忘其文志弟兄倡和協助奸兇治太平

類此下有云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可落寶文閣待制

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頃由遠官

召至臺閣附會奸黨躡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年敢為

怙終之詭計失刑既久眾論未平可落寶文閣待制依

前官管句洪州玉隆觀池州居州王汾早以凡才濫居

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欺眾論喧闐罪狀明白可落寶

文閣待制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因緣奸黨躡處要

班挾持詭謀鼓扇兇焰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

管句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龍圖閣依前官

添差監黃州酒稅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爾父公著當

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黷先烈變亂法度希哲可特降授

朝奉郎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特降

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兇邪為出死

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守水部員外郎分司

南京衢州居住吳安詩頃者爾以邪朋竊處諫列鼓扇

兇焰附會邪謀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運州安置晁補

之爾向以險邪之資力附奸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導

諛可落祕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賈易添

差監海州酒稅務通直郎尋醫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放歸田里已上逐人并錢勰楊畏仍並依紹聖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永不敘復郴州編管秦觀移

橫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職員押



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  
致疎虞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並兩官及遺  
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澤趙禹追職並兩官及  
遺表恩例杜純追職遺表恩例李周追貶庚州團練副  
使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  
刑于先志審度考核奸臣詆誣狀方斷以不疑皆正典  
下于竄首尾甚備制書存之庶幾以後世猶有考焉  
黨綱禍起忠賢之奔播言甚矣須防此語及于命詞然  
止蓋本政以紹述之去制詞再素未以此語及于命詞然  
自親布錄十庚辰晚間省葉濤來入惶惑于命詞然  
詳思之者三不餘人三省葉濤來入惶惑于命詞然  
不復道實錄亦不語及是日葉濤來入惶惑于命詞然  
可入也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入惶惑于命詞然  
百入也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入惶惑于命詞然  
年入也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入惶惑于命詞然  
州入也五紹聖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入惶惑于命詞然  
是詔許大防歸葬原注亦云二月十九日取注中布錄庚

辰晚云云繫于庚辰日下恐非長編原文今姑依紀事  
編次又案陳經通鑑續編云先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  
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  
得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處州信豐而卒燾皆卒于  
貶所天燾已卒大防行至處州信豐而卒燾皆卒于  
謂純仁盜名純仁曰七十年疾失明命喪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名喪里之行豈  
善之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名喪里之行豈  
路矣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名喪里之行豈  
秋不設科以魯春秋紀事本卷一百一十條云復  
設今罷之新錄辨誣曰不可稽春秋科不能通故也元祐  
意以固曰孔子因漢儒據傳以通春秋左邱明論石偏見私  
是史官傳自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藝垂世卓乎如稽  
月而史官傳自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藝垂世卓乎如稽  
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刪去案洪適容齋續筆卷十五云  
官六典所行而徵司空之書亡是固出于無可奈何  
非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  
人也罪

**詔罷春秋科**  
紀事本卷一百一十條云復  
秋不設科以魯春秋紀事本卷一百一十條云復  
設今罷之新錄辨誣曰不可稽春秋科不能通故也元祐  
意以固曰孔子因漢儒據傳以通春秋左邱明論石偏見私  
是史官傳自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藝垂世卓乎如稽  
月而史官傳自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藝垂世卓乎如稽  
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刪去案洪適容齋續筆卷十五云  
官六典所行而徵司空之書亡是固出于無可奈何  
非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  
人也罪

癸未議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門峽東塔子背堡長編卷四

寶善台通鑑卷之四十四



百九十六元符元年三月癸酉進築九羊谷寨修築石  
峽東塔子背堡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月二十  
八日建議案宋史地理志九羊谷東至靈平北至  
西甯安若六十六里南至三川若五里北至臨羌  
若八里又議進築沒煙前後峽兩寨元符元年六月  
十築沒煙前後兩峽寨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  
進築沒煙前後兩峽寨畢工賜名原注紹聖四年二  
通峽若十八里初建議案宋史地理志九羊谷東至  
里北至蕭關一百三十里南至石門若七十里  
西至盪羌若一百八里南至懷德  
軍一十盪羌里北至勝羌若八十里  
甲申制日文彥博色厲而荏行偽而堅備公師於三朝

更將相而四紀曾靡云報尚何所仇案太平治統類  
德肆其忿心初迷國以懷詐終朋奸而背善以理財裕  
民之政為暴刻聚斂之利以經武拓地之勳為寇攘草  
竊之計有臣若此於義可乎於戲明罰正刑可落河東  
永為垂世之戒彰善癉惡上慰在天之靈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  
太子少保案十朝綱要太平治統類云張茂則梁維簡譚展趙約  
治迹統類作太平致仕依前潞國公紀事本

二案十朝綱要彥博落節鉞太子太保致仕在癸未異  
此日又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張茂則梁維簡譚展趙約  
內人樊氏

是月陳敦夫除秦鳳路提點刑獄使長編卷四百九月十

內寅詔賜陳敦夫原注敦夫除

秦鳳提刑在紹聖四年二月

閏二月丙戌朔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

養司馬康追奪贈官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續宋編年資

本末文同又於文彥博降責及司馬康追奪贈官紀事

注云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之末劉呂主共事君

子終必為小人所攻從古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共事君

之說則臺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康陸

佃周秩之徒俱進莘老微小仲君子亦分其黨互相非毀  
則大往小來羣邪並起小人反覆易於商英也今日乞  
進侍無恥求見公著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  
乞以罪加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  
張商英之徒既譴貶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  
馬光公著一十餘人竄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廢宣仁  
死地而欲盡殺元祐諸賢既廢孟后且欲追廢宣仁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章惇之罪可勝誅哉 上批張天悅案宋史本所進書觀其立意

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進呈取旨

詔以張天悅送開封府取勘情節申尚書省其後開封

府言張天悅私有景祐福應太一集及上書詆訕先帝

情不可恕詔特處死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

言胡深疏云前日張天悅處死是刑餘無賴之甲寅刑恕

其言上斥神宗誅之固宜原注云天悅處死在四月

二月又卷五百九元符二年夏四月辛卯詔勘不結

案及審錄覆奏者以違制論先是臣僚言右軍結案審

前充州萊蕪縣尉張天悅三年九月陳瓘論章惇殺張天

錄之徒以鉗眾張天悅見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或即

是張錫或別事當考又案編年備要云自是妄言者

誅死不

丁亥詔曰韓川孫升爾等以顯附奸兇肆為譏訕早負

罪譴久稽典刑川可特責授岷州團練使副使道州安

置升可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詔知福州朝

奉大夫葉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書舍人蹇序辰言觀

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韓忠彥本因朝廷以其父

琦勳舊遂蒙先帝擢用寵遇甚厚官為尚書超躡夷等

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奸惡同為毀訾望早賜黜責

制曰韓忠彥進由世臣擢自先帝歷躋禁從久贊事樞

當體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誣民之浮說行蹙國之匪

謀可依官降充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 詔上清儲祥

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譔文並書

紀事本末卷百二案軾譔碑文在元祐六年八月丙午

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二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

時藝祖所賜予而建也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

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

因詔東坡公為之記而哲廟自為書其額後泰陵親政

元祐用事臣得罪遂燬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



公時為翰林  
學士承旨也

壬寅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安燾被遇先帝至為執政方  
文彥博司馬光競為棄地之論燾實與其事內結張茂  
則與之表裏外同奸黨為之借留及蔡確得罪又從而  
出力擠之當是時舊臣相繼被斥獨燾徘徊數年偶緣  
喪母方私去位則協助光等為多非特附會阿諛而已  
究其本末背負舊恩見利忘義尤在韓忠彥上此皆中  
外所傳聞朝廷所照見伏望聖慈更賜裁度比附同罪  
已罰之人一體參酌施行制曰安燾持祿保躬協謀蹇  
國依憑奸黨為己助惡誣讒勞臣隨時擠陷上辜寄託  
久負譴訶特落觀文殿學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紀事本末卷百  
二案燾罷知河南府在二年十一月乙未可 京西路  
考東都事畧安燾傳云四年落職知大名府

轉運副使周秩除淮南路轉運副使

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辰委秩體量獄事又卷四百九十三

命秩察河南夏事原注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先自浙憲

除京西漕閏二月

河北路轉運副使邵鱣除陝西路

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發運副使

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陝副

吏部尚書黃履除中大夫尚書右丞

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元年蔡京言究問文及書事原注紹聖四年閏二月十日

增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大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制誥林希為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

案宋史本紀希知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

在翰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執政惇忌

之止拜同知樞密院於是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

日得獨對乃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

資治通鑑長編合補

卷一百四

三



布所誘亦忤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一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戊辰林希

言乞使臣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言年閏二月又卷四九百九陳瓘蔡京第四年八月癸未蔡京

甲辰詔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

駕移昌化軍安置詔州別駕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

州安置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九紹聖四年八月丁酉

究問及甫與恕書原注云閏二月十五日范劉再貶是

州長編卷五百一編相差五日必有一誤乃朱服知萊

州因持喪削今牽復節鎮理實未安原注紹聖四年閏

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

馬城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提

舉汴河隄岸賈種民差同楊琰相度八長編卷四百八

乙亥種民言導洛依元豐年例種民往呂梁原注閏二

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

種民同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

乙巳承議郎李仲除提舉開修御河一長編卷四百九

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

除提舉開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北運判

丁未詔官員任本貫路差遣應酬獎並減半長編卷四

並減半原注閏二月戊寅吏部言本貫差遣酬獎

戊申權知洪州朝請郎張商英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

副使紀事本末卷

實錄台通監長編合補



壬子詔朝奉郎守太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觀

改送袁州居住案宋史王觀本傳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墾觀索侵耕官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觀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太府少監分司故朝奉郎試中書舍人

南京又貶鼎州殊與此有異

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及追遺表恩例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故朝奉郎吳處厚追貶歙州別駕紀事

本末卷中書舍人蹇序辰奏劉奉世等皆緣棄地及

附會奸惡謗毀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為近例而孔文

仲鄭雍安燾等猶未見行遣比之奉世等責罰其為失

當不倫甚明制曰鄭雍頃由附會得列言官乘時抵隙

驟至丞轄助成奸慝無補事功可特落資政殿學士依

前官差遣如故紀事本末卷百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大雨雹案宋史本紀癸卯大兩雹五年行志癸卯京師雨雹自辰至酉

三月乙卯朔賜修復安疆寨防拓蕃漢官帛有差原注

綱要乙卯朔賜修復安疆寨防拓蕃漢官帛有差原注

文閣待制體長編卷五原注符二年正月庚戌詔孫路

加賚文閣待制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卯朔

戊午陸師閔兼都大都庫成都府利州陝西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長編卷四百八十九見三

依彼文輯此姑存原文案今

辛酉西上閣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兼管句沿邊公事

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戊申載履權知蘭

州原注云履權知蘭州已見三月七日案此與上條皆

兩書之例長編履申乞造熙河浮橋建金城關長編卷

原文當兩存之履申乞造熙河浮橋建金城關長編卷

十五紹聖四年四月甲午金城關畢功原

注云三月七日履申乞造浮橋金城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

及第出身釋褐六百九人案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紹聖四年五月甲寅進士及第何

昌言方天若胡安國除官原注是日未啟封讀三人程

文至第四人展讀數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

如第三人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

上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

于事變近于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

位至今間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

而林希為臣言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

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

益京曰第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

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為第七人及啟封則

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

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

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可不得增損如此則是膠柱而

鼓瑟也況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可行三省

行八路差官法度累經修改終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

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布

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設此羅網以

為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

以為非毀朝廷黨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蓋正直自

守之士無他罪惡加以此名則無由自辨然以臣所見

言之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視投元祐



黨中以取禍患亦無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陛下于人情事理無不洞達願更加審察林希進曰法度無不損益之理如編敕熙甯中修成元豐中又修今復重修若不可損益即第當檢熙甯元豐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類此今日之論誠中傷羅織之端爾上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之資產當籍沒之古今政事中殊無義理此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聞宣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為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

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驚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況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紀事本末  
卷一百

庚午河東安撫使孫覽除樞密直學士長編卷四百八十九元符元年

丙子呂惠卿築克胡山新寨案十朝綱目胡畢功賜名平羌

寨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紹聖四年四月己未惠卿遷光

日又祿大月庚子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三月二十二

年賜名己未見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界討蕩功原注平羌

三月二月己未惠卿遷官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

三月二月己未惠卿遷官原注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功在



密院言惠卿進築賞厚原注平羌寨賜名在三月二十  
二日案宋史本紀壬戌進築克胡山新寨丙子克胡山  
新砦成賜名平羌寨

戊寅提舉開修御河李仲改河北路發運判官長編卷  
十一日以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  
判一紹聖四年九月李深上書原注李仲閏二月二十

辛巳言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紹聖四年四月甲辰呂惠卿  
二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細浮圖  
等進築原注三月二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宋史本紀辛巳西  
波川斬首二千級獲牛馬倍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  
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  
度讞毀宗廟睥睨兩宮交通近習分布死黨考言觀事  
實狀具明而包藏禍心踪跡詭秘相去八年之間已有

不可備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牘又散在有司莫

能會見若不乘時取索編類必恐歲久淪失或邪黨交

搆有藏匿棄毀之弊欲望聖慈特賜指揮選官將貶責

奸臣所言所行事狀並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

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仍差給事徐鐸及

序辰紀事本末卷百二案長編卷四百九十七元符元

辰初午乃編類在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今紀事繫三

月錄本進人簡長編四卷序辰類五類聖一四三月三

日邵經邦宏簡錄云蹇序辰編類五類聖一四三月三

疏人爲一帙凡四卷序辰類五類聖一四三月三

陳經通鑑曰編云章序辰類五類聖一四三月三

章流人帝曰朕是祖宗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不將盡

法請帝命不遺凡及直學士院薛昂自編類上疏云章  
上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幸薛昂自編類上疏云章  
疏畧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爲侈



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所共仰不世之資襲祖  
宗之慶勤儉不過於夏禹下天費如有所司日不能宣  
明德意非所愛祐乘之舟使其覺悟有司案十日朝乃  
大明風豈三月月甲戌幸金朔池風甚浪如月閏二月  
網日要閏三月月甲戌幸金朔池風甚浪如月閏二月  
戊日備要三月月甲戌幸金朔池風甚浪如月閏二月  
水心殿東云復登水嬉等船罷又山新先作龍也網要  
了畢特支度不復十五道賜楊皆罷史厚蔡時言是龍  
本木工以止緣巧被龍遇者使名祿養豐厚也龍加賜  
代費不貴朝廷巧不責其過而反以如度比也龍加賜  
其費不貴朝廷巧不責其過而反以如度比也龍加賜  
也若謂不其功論可賞不責其過而反以如度比也龍加賜  
而命賞過厚議論可賞不責其過而反以如度比也龍加賜  
國爾忘家之厚論可賞不責其過而反以如度比也龍加賜  
修于乞度以諸人不知勸何十以耶存勸其勞也何多  
于賞明池不度以諸人不知勸何十以耶存勸其勞也何多  
幸王金明池不度以諸人不知勸何十以耶存勸其勞也何多  
幸王金明池不度以諸人不知勸何十以耶存勸其勞也何多  
吾王不豫臣乞竊以觀孟疏之云臣伏聞王不游今月疏  
游幸與民同樂天助無事豫為諸侯度則吾以十哲而  
池有旨不民同樂天助無事豫為諸侯度則吾以十哲而  
起居兢慎如實天下之福也臣竊聞聖駕幸金天以十哲而

船窮工巧華麗尤甚陛下必乘御以臣愚見此乘  
危乘若之不乘船先事而後言亦無所害耶雖如此  
下然之戒臣不安以緘默傳有乘之船危聖子不垂  
未倚衡之聖念之不裁進止其又乘之船危聖子不垂  
伏願陛下念之不裁進止其又乘之船危聖子不垂  
費即實謂上編年所載者一疏為上哲宗論龍案次  
開行實謂上編年所載者一疏為上哲宗論龍案次  
圍山叢談云金明池始太宗以三年武備且為國朝一  
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曰存時乘既大於舊矣  
末詔名匠楊瓊者新作焉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  
鐵費八名匠楊瓊者新作焉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  
重物乃十萬舳他物畧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  
始可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四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哲宗

元符三年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元符三年歲在庚辰二月戊戌朔辛丑進隆

贊位轄正上續長編卷五百九十九注案注云三年二月

先是三省奏請故皇太妃瑩域合加崇奉及將來奉冊

典禮令禮官檢詳典故聞奏戊申同進呈續長編卷五百

己酉布同呈王恩躡遷在崇極及張粲之上續長編卷

四注及卷四百九十四注案此係紹聖三四年間事至

是曾布與臣僚同言及此李氏於紹聖四年注引其語

以爲證五年注又云三年二月己酉可考是李氏原書

於此年載曾布言也今全文已佚不能詳錄二月戊戌

符三年西十二月也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元

庚戌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向太后三叔父未曾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文已佚考宋史本紀二月庚戌向宗良遷節度使  
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不書其叔父推恩惟向  
敏中傳云以後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  
餘孫繹絳竝官太子中書敏中為太后之曾祖經其父  
繹絳二人也

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

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史徽宗紀庚申韓忠彥為

有至庚申下侍郎資政殿大學士茲在戊午日蓋戊午下詔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

祐中嘗除尚書左丞以指人言遂移樞府案除尚書左

三月丙午同知樞密院事在五年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廢

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門下

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

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紀事本末卷

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五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  
策元勳忠彥純厚舊德不載嘉彥故廢宜速書詔行  
宗以忠彥見上純厚舊德不載嘉彥故廢宜速書詔行  
下以仁安天下之高心其急刑峻之安近本朝自祖  
功利以仁安天下之高心其急刑峻之安近本朝自祖  
宗以忠彥見上純厚舊德不載嘉彥故廢宜速書詔行  
下以仁安天下之高心其急刑峻之安近本朝自祖  
則日行其言陛下其忠厚去疑似曰法無新舊便言有  
利則人無彼小此當材則其厚去疑似曰法無新舊便  
大則兵日竄先帝於陝西願陛下進築城之從凡材之  
重不可耕田皆永興等路而虛內實外若民力大困願  
下考用兵皆永興等路而虛內實外若民力大困願  
數幾何則進築利民費幾千腦塗地宜與官軍物故者  
幾何則進築利民費幾千腦塗地宜與官軍物故者  
事略韓琦傳云徽宗然見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  
忠直人而甄敘之有士卒見收用甲子尚書省送  
編直五言若知名案元符二年冬十一月甲子尚書省  
到工部狀準都省批檢詳道河東流一案文子尚書省  
吳安持魯君都省批檢詳道河東流一案文子尚書省  
呂希純王令圖王宗望黃思實訥等降奪有差至此安  
牽復等



辛酉曾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  
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  
不識拯亦不知其為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  
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下力爭既而即日拯有  
文字言大臣陰與為地大行怒數語卞云拯何以知令  
分析眾救之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  
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  
訖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  
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險尤可黜紀事本末卷百二  
遂出拯知濠州上嘗諭布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  
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  
仁宗作一寶座議以為華麗遂置之相國寺今非其比

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布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  
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  
日大行諭云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采繪些比他處  
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賜茶處是後殿  
案卷四百九十四作上前殿後有流杯曲水及亭榭無  
云不然賜茶處是寢殿  
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布  
再三稱賀續長編卷四百九十九鄒浩復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  
注 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續長編卷五百十五  
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復有差案同時受累  
之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可考續長編原注言鄒浩  
復官及蔣球蔣之奇等牽復並云先是二月二十四日是在  
是月辛酉也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二月二十四日是在  
非常赦之徒為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登極大赦  
時早得遷徙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  
擊地甚力章疏且存惇必未肯便與移敘布曰不若批



三  
省  
不  
必  
指  
名  
但  
以  
大  
救  
因  
率  
復  
移  
敘  
之  
人  
速  
具  
姓  
名  
取  
旨  
則  
必  
不  
敢  
緩  
也  
上  
欣  
納  
之  
於  
是  
詔  
浩  
復  
官  
監  
袁

官或除落衝替或與商稅除餘或復

州酒稅回監泉州與商稅除餘或復

名取旨則必不指名但以大救因率復移敘之

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救因率復移敘之

壬戌逐郝隨劉友端

問故上日彼自乞觀通鑑長編卷五

金翠皆隨友端所勅也九朝編年

日禁中虛華侈甚未幾逐隨與塗金翠

又作玉觀因言營造過又詔太常少卿

李慤驅磨隨友端等所命殿生所收支官

仍令慤先詣逐處封鎖蓋此三觀所命殿

促陝西河東木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

三十七原注策修廢據史初當具載而實錄

書案文獻通考卷十元初解梁之東有鹽澤

百餘里歲得億計自符元百霖潦池壞至是

大州鹽澤成凡開二四百里餘哇官皆賀沈括

唯中問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

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澗之復結故人謂

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

鹽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澗

澗有他異也成隄以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澗則

非有他異也成隄以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澗則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

直特贈樞密直學士賜銀五百兩

詳云據告詞稱先帝即不在哲宗時也當考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立夫丁未

氏為皇純仁等竝收分司鄧光唐和呂希純

又云韓希純唐義問竝分司鄧光唐和呂希純

安詩世秦觀程頤鄭祐宮觀等州王古楊畏王

劉安世秦觀程頤鄭祐宮觀等州王古楊畏王

欽中府黃純禮粹和潤襄克毫彭官州皇朝

河賈易王回竝監唐老武勝判官州皇朝

堅中府黃純禮粹和潤襄克毫彭官州皇朝

統類元祐黨事始末黃州和潤襄克毫彭官州皇朝

屬公事黃隱監江州酒黃庭堅鄂州監稅甯軍判官

屬公事黃隱監江州酒黃庭堅鄂州監稅甯軍判官



舒州茶鹽酒與

此文多不同 又云尋詔劉擊梁燾許歸葬擊燾王珪呂大防 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敘復

三月是月宋史本紀辛未給事中范鏜為龍圖閣待制知

瀛州初議進呈鏜除日章惇謂布曰蹇序辰亦可布

曰何謂惇曰眾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

州自不虧序辰鏜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

紘惇曰善及進呈上曰鏜亦知邊事眾唯唯而已本紀末

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紀事本末卷

編年通鑑云三月以龔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

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

紀事本末專錄陳瓘傳並云瓘為右正言當據此

正甲戌及宋史陳瓘傳並云瓘為右正言當據此

庭堅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可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於乎偏久則必有變革以民而招怨者如此則法將



甲申中書舍人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  
不可留已降商英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卻  
揭去後降出布曰商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乞  
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  
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  
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  
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商英無一日不在章  
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蓋韓忠彥等  
奉行上旨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  
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幸相因  
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

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  
飾說今不取案宋史本傳亦不錄商英繳詞頭事云商  
英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眾益  
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使降知隨州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  
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履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  
久闕帥乞趣知章陛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  
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  
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  
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  
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惇皆不作帥蔣之奇新  
自邊上召還忠彥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  
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端明殿布曰



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  
 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  
 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  
 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  
 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為宰相所逐上不荅翌日布再  
 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鎡皆已去只有安惇劉拯  
 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本末卷百二十一

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入對言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  
 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  
 事詔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孫

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  
 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  
 之於熙甯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  
 舜禹漢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  
 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時政無有所隱  
 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之爵  
 秩小則賜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誑牴牾者一切置  
 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抑壅塞  
 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陛下急行之是日詔送三

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紀事本末以此曾肇言及

求直言之事東都事略當在茲年辛卯詔曰案宋史詔求直

三月辛卯東都事略本朕以眇身始承天案宋文鑑改

紀在庚寅前此一日



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

余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

月案陽之二字原脫據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

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

開朕聽况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

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

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

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

論嘉謀惟恐不聞案各本脫下聞字而行之惟恐不

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

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

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中書舍人曾肇之詞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亦謂此

詔曾肇所草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

徽宗不許僚章疏可考宋編年通鑑云求直言奉議郎

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爲神考道過

百王庶事具舉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

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

大治復見熙寧謂盛不折尺筆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

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

以著魏巍赫赫之謂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官

府廢墜財用乏人師累月冰霜至西塞備見元祐荒削弱

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荒削弱

之患真可痛傷而太息也案崇甯元年范柔中爲邪上尤

等編定臣僚章疏以鍾世美爲正上范柔中爲邪上尤

甚茲錄鍾疏奉議郎范柔中推官崔鷗亦應詔併九朝

甯之政云數語而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則近書曰

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邪論所以爲戒也臣



呼凶古洋忠之有之斥敗結固請今責禍祐本薄吐至直嗟嘗  
之險名如必傳之言正君禁權略宰授將之臣法是情言矯讀  
又天臣此以日乎掩人德廷寵謂謂姦章崖見為於姦草勝負度詔山漢劉  
指下未而忠謂夫壅蔽言操之之入惇軍於姦黨者不暇下也天所謂之  
為士能國為狐為其之者坐刑以自刺招以苞莖時忠而左也夫使士而  
賊大遠不佞為其臯謂之刺招以苞莖時忠而左也夫使士而  
豈夫過亂於狸實臯謂之刺招以苞莖時忠而左也夫使士而  
非呼而謂之有有也  
以日惇之有也  
其惇之有也  
辜賊姦是光賞濫又其實此而數者指也  
負貴極欺忠信賞直諍謬罰是故以誰肯乎信  
主極天信賞直諍謬罰是故以誰肯乎信  
恩宰相也諒謬罰是故以誰肯乎信  
玩相也諒謬罰是故以誰肯乎信  
竊人所至聞於華夷雖  
國所至聞於華夷雖  
柄具如於華夷雖  
忠瞻以狙夷雖  
臣以狙夷雖  
痛名詐雖

憤日義大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語不譬之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人譬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事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覆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甫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言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夫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堯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者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故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正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服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之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籍不蝮蝎小服故惇而名孫謂其與而號中之以賊邪京師  
是月案續人相州教授後善政之則實非意明極之若夫也帝覽而善  
已附月據差遣臨時取旨召對注云三年三月末可考今擬  
事已附月據差遣臨時取旨召對注云三年三月末可考今擬

贊長抄續  
三月編為宋編末  
十七征遠資治通鑑云三月  
除官即謂此也  
甲申宋史



新書卷之五十五

本紀云甲申以西蕃王隴  
州如所書異編年德選川首領  
州懷義府州折氏世承曠趙懷  
州征熙乃木來朝以隴來降賜  
遠節度朝上隴之召對二遠節  
若赦阿温隴之罪招谿之必易  
臣到岷州當遣人論之若賜  
日招誘為善不須殺也尋賜  
月名在四

又云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  
又云案宋史本紀乙未日

又云案宋史本紀乙未日

四月是月丁酉朔戊戌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新  
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對上  
論以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

修史得臯案佃以修神宗實錄得臯落職知秦州事不

可用布乃力陳蔡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竝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曰無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

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布曰臣

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非深

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竭一二裨補聖政中外善人

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

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紀事本末詔

給事中劉拯論事觀望志在阿私罷給事中知濠州紀

本末卷百二十案范文正言行拾遺事錄四引長編云

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古

輩人情方少安語有修飾不敢彘列正文姑附此



庚戌上問蔣之奇元符廢后案原注脫廢后字今補事令取所受皇太后手書進入蔣遂留身然上對布詢問無所隱布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母云當時所降文字乃劉友端所書太母未曾見如紹聖初增崇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九月二日先帝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荅云此事官家更子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端郝隨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旨卻不知皇太后不知太母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量亦荅他云此大事不可不謹先帝云避不得亦已恕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母云已見當

時實不曾見並不知布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議聖瑞建宮安燾云除是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得教皇太后手詔皆是本殿中人書寫如何教得臣聞德音稱贊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此如此是劉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罪也續長編卷五 百十五注

癸丑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旋具奏聞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惟陛下留聽是日以奉議郎鄭敦義為承議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為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敏求為承事郎賜太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



出身及開封府進士呂彥祖竝為初等官大正真州司  
法參軍彥祖淄州司戶參軍敦義士育敏求仍令閣門  
引見上殿皆以應詔上書可采故賞之也紀事本末卷  
丑高士育鹿敏求皆降官何大正月呂彥祖竝追奪所授  
元符二年注引此條且諸人應詔上書其自改是  
州也仁化縣令彼原注作福州司法未知孰是  
壬寅賜隆贊姓名趙懷德  
此為四月六日事則三月甲申  
甲寅以和州防禦推官徐積知壽春縣事  
案續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載進士出身徐積為揚  
州司戶參軍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載進士出身徐積為揚  
年四月十八日載此誤甚矣元符三年乃以和州防禦  
推官知壽春縣事云云蓋徽錄誤以此事為充楚州州  
學教授也壽春縣事云云蓋徽錄誤以此事為充楚州州  
日甲寅故補書之

辛酉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  
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  
者指為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舉今陛下又詔中外  
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  
願陛下亟詔罷局盡哀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取以  
入紀事本末卷百二案宋編年通鑑中書舍人曾肇  
亦言臣待舉右省伏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以後  
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  
件以給舍都司郎官兼領自紹聖二年冬置局至今已  
及五年據本局人吏已編寫一千九百冊投進又各寫  
淨冊納尚書省門下省乞見今進寫樞密院中書省淨  
冊未嘗申納續準中書送下章疏約五百餘件見行編



類次臣以職事須至論列竊見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寫蓋緣人臣指斥朝政彈劾臣下皆是忘身為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臣欲乞指揮將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冊量留書吏立限催修寫了當外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手分書寫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

多留吏人枉費諸給上嘉納之乃詔罷編類臣僚章疏

局紀事本末卷百二案續長編卷五百十三注云元符三年五月朔二日癸亥則續長編注月日並誤也故依紀事

疏局在四月癸亥則續長編注月日並誤也故依紀事

於此

癸亥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魏劍青唐死事注云魏

亥也吏部侍郎徐鐸奏準紹聖四年三月二十八

日案續長編卷四百九日朝旨節文蹇序辰奏竊見朝廷

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乞將貶

責過姦臣所言所行事狀竝取會編類仍錄一本分置

三省樞密院又準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

昨準朝旨編類貶責過司馬光等事狀俟編類畢繕寫

一本進入以備省覽今勘會編類臣僚章疏局已準朝



旨將前後編類章疏竝一宗行遣盡納入內臣契勘上  
件事狀多於章疏內節出文意類編成書事體一同今  
來合與不合依編類章疏局已得朝旨將一宗行遣進

入詔竝進入紀事本末

乙丑左正言陳瓘言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

尾八年案瓘七月甲午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

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

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

恩不許臣竊以為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

皇帝奄棄天下海內謳歌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

敘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

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體貌如恐

不及自古仁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

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又云鄧州引兵歸西州

棄鄧州引兵歸西州

朝編年備要云初惇

尋削髮為僧及其子

董璪疏族至巴溫次

青唐來降引兵歸西

瞻棄鄧州引兵歸西

主青唐當議授以河

獲捷與王瞻宗回遣

會路鈴轄依前軍還

諭郎阿章裕巴溫等

又云以韓忠彥為右

下侍郎案東都事略

意用徐勣傳云異論

以沮新政徽宗一時

欲相范純仁韓忠彥

如與勣論擇相之難

人矣日朕懷異議



非孫是時出公以所前而有又黃鼓統云都鼎之知昌希宮又  
也叔而之於是百繫舉間既云隱隱類已事衡黃州府純觀云  
若敖以事三非姓不之御往左堂今繫酉略州庭呂楊吳許皇  
夫之合非代也之可當史之正除依於長本居堅希畏安歸長  
是意其堯惟是心輕又中善言知九乙子紀任竝哲復詩穎子  
非亦取舜楚以爲改言丞可陳軍朝卯賣云程與希官唐昌生  
取不舍之莊國心臣惇安謂確晁備宋生庚頤堂績依義劉大  
舍敢者法王是故竊奏惇論已陛之改本前皇官蘇易知竝世  
簡以爲也之朝惟浩論已浩試下與正紀一長任軾竝襄宮純  
擇取是然所說廷是是非先罪惡才開判迹之其生辛住劉郡陶張居陳五  
一舍不其以問文所謂心人棄寢合路庭類已復亥鄭安劉張末住州人  
以之合言曰孫不謂是皆不已成之無鄒判唐元大宋逐觀黃當欽  
私私其日叔載於非者有當成之無鄒判唐元大宋逐觀黃當欽  
意而取夏桀商紂不戰國事一不之王是明救其  
合害者爲非則定國一不之王是明救其

者非事此楚莊所言不取也豈聖時所宜哉因錄國是  
故一事上之怒無已多言者之意惇居憂國爲助公  
帝一坐視愧責終極人臣如前日之孝以爲乎極天當助公  
議而所非以爲國是已極人臣如前日之孝以爲乎極天當助公  
誤朝乃以非爲國是已極人臣如前日之孝以爲乎極天當助公  
求去之疏中丞原出知潭州罪案前已乎惇以爲乎極天當助公  
改是備要云是本秋字復多脫今依所載即後所備要論  
往新州追攝本州管復多脫今依所載即後所備要論  
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前諫官鄒頃爲鑑九後所備要論  
臯於親戚故舊往來偶會大前諫官鄒頃爲鑑九後所備要論  
而新州所効與御史臺羅織之義朝廷未嘗有以獄東運朝備要論  
於必死其爲忍酷不臺羅織之義朝廷未嘗有以獄東運朝備要論  
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所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何指揮本路如矣詔安承但考兩處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爲虐者得正其如矣詔安承但考兩處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安承但考兩處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又云賜李釜以甫治下御史安承但考兩處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本紀四五月乙丑治下御史安承但考兩處承者萬里相應欲置爲浩  
進士五庚寅八貢院就統類繫於第三身有差宋史賜  
格進士五庚寅八貢院就統類繫於第三身有差宋史賜  
孫宗監庚寅八貢院就統類繫於第三身有差宋史賜  
人宗監庚寅八貢院就統類繫於第三身有差宋史賜

賈文宗監庚寅八貢院就統類繫於第三身有差宋史賜



竝云進士五百六十一人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以李  
通考作李釜名又不同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以李  
釜為是崇寧二年三月可考薛應  
旂宋元通鑑云是科得劉安節

五月乙卯龔夬案宋史本紀五月丁卯朔無乙卯似為

侍御史言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姦邪始

自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曩怨

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斥無餘止緣為王安石之

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

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久矣恭

惟先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可謂忠

乎既不忠於先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預參機政是以

清議沸騰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行重黜以

慰天下之望非獨愚臣之私願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知諫院蔡卞請應差除及改更事竝令封駁司開報諫  
院注云元符三年五月己卯龔夬云云可考今疏中不

及此事蓋為左正言陳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國

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賦為賢士自謂身之

出處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極之道推曠蕩之恩好

平惡偏去彼取此察流俗之可宥知國是之當審所以

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緒者卞之所是與此不

合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人臣之大節而安石之所以

為賢也今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回顧位復何

所待安石進退似不如此願以臣章示卞自為去就紀事

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諫官龔夬任伯雨陳

瓘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

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  
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權曰章停前日所為皆卞  
教之卞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名以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  
所好以國是奪宗廟之名以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

所好以國是奪宗廟之名以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



采不討元門必見臣曲於人患言蔡編令以不續攻六家疑惡  
訪同論祐大定京伏陳憂君臣向卜年吳使在長下年蹇似有  
以此又初蔡沙下間論患子非宗與通伯卞此編只未序之過  
辨尤昨推小門表蔡皆上憂自良京又鑑舉知時考說嘗辰罪於  
忠可者行蔡籍裏卞不日若愛宗兄又旨之九任章失排安惇如  
邪怪卞差還沒相濟職未礙京憂之陰惡月卞對備雨則此疏而  
案蓋在役他家命財天太幾東於之蓋為迷殿乃上對備雨則  
陳其朝京率債夫錮子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師為廷率先夫錮子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錫人與而民至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奏反京辦及而民至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詳覆表及而民至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見趨裏紹而民至孫其惡之民謠有仰聖斷然臣竊  
九利相濟聖講復免可欺入地無  
月頗為難今自願謂趨向  
庚為難今自願謂趨向  
辰難今自願謂趨向  
辛察自願謂趨向  
巳願謂趨向  
二博趨向  
日加

龔夬奏當在九月甲申後

乙酉尚書左丞蔡卞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江甯府比部

員外郎董必知興國軍新知無為軍舒亶監潭州南嶽

廟皆卞黨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戊子王安石妻吳氏乞回納所賜宅詔依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壬辰案續長編卷五百四注云陳次升言章惇附見元

甲午左正言陳瓘上殿再論章惇又論蔡京罪狀上以

為京與卞不同瓘極論乃稍然之瓘再論章惇曰蓋自

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厚誣神考輕欺先

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為天下害者其謀

皆發於卞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惇之始則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一

七



過妄論紹述兩字而已又曰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

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何所疑哉然

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舍范純仁其誰乎事紀

本末卷百二十一紹聖詔廢皇后孟氏禁中被逮幾三十人箠

楚甚峻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

至有無舌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

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

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敢有異議者其後上頗

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

號推上遺意而行之也此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原注云

此為蔡京所惡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事紀

入邪上尤甚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有悔意事紀

惜其書已佚無從編輯卷百十三附哲宗廢后事原注

有元符末黃策上書語今亦莫得其詳爰輯諸書所記

以補其逸東都事略本紀云五月癸酉皇太后詔曰瑤

華廢后累經孟氏復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

聞丙子廢后通鑑云氏復為元祐皇太后復廢后位

因韓忠彥曲謝乃論以復瑤華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上

乃廢后中外歡呼欲廢元符劉后等議以兩存為便太

之短次則主上以欲廢元符劉后等議以兩存為便太

后亦以賓固無嫌於劉后十月符建號已廢元符太后

承泰上賓固無嫌於劉后十月符建號已廢元符太后

何大正也宋不可遂尊劉后十月符建號已廢元符太后

續編及薛應旂宋錢通傳宋文鑑詞何文正疏可考陳

蔡京所草亦見宋文鑑詞何文正疏可考陳

而無今若過而均之廷赦宥以是廢興而動靜與眾同科



為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人自護其短  
其敢以陛下外廷使議典禮縱宋文鑑所載陳確王  
論瑤華不當遠復何大正不遠賞疏文義迥別卷五  
贍及王厚坐侵盜青唐邈川珍寶竝責降百長編卷五

原注於徽宗即位棄鄯州之雄本不言月日今據宋  
編年通鑑繫此事於五月姚遠之奏青唐費財勞師自據  
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首收復窮遠之地盜劫財勞師自據  
青唐邈川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三月流  
贍王贍邈川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三月流  
贍王贍邈川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三月流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又云五月平準務之



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前代設幄行事者不為  
期權宜升初旨行之乃神哲宗神主夾室居翼祖簡穆  
不至宣祖與昭憲皇太后神主藏西夾室三年九月  
皇已詔石室之次又玉海卷九十七載崇甯三年九月  
癸巳詔云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  
為一家之言著  
又云韓忠彥復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  
甄復不有追復孰慰幽魂故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  
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趙鼎趙鼎君錫李之純呂  
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綱顧臨趙鼎君錫李之純呂  
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勛盛陶孫升竝追復燾擊比  
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竝追復燾擊比  
舊猶降一官案時曾肇亦有是請語詳治彥博等三  
東都事略官繫己丑日又張庭堅傳云庭堅言陛下踐  
祚以來合人心事甚眾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  
著甄敘其無辜也初  
未嘗別其無辜也初  
又云罷權  
廣西茶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哲宗

元符三年六月是月丙申朔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

龍圖閣待制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

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

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

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

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

及存沒則是恕是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

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

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已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

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議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丁未制刑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下皆司馬光等告命上曰忠讒辨則於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

爾無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非語上累宣仁既非親聞

又無證佐究其天所自國職輕一爾之由矧彼於此二齊奔門

蒙士姪竄之罪欺恩義非輕一爾之由矧彼於此二齊奔門

石敢為虛言可落職罷知荆南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

州居住建中靖國元年八月荆南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

邢恕申實錄院狀力辨此事

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夬

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

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近習極不樂

有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

且曰韓李皆上親擢尙且退縮何必爾但戢斂必無事

又曰陳瓘親聞上語謂子宣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

帥河東友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

其職事亦無西府干務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

嘗有交通之迹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作相

久矣范純禮亦為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徹簾後必更有

所為布尋問韓忠彥曰外議喧然謂多讒譖上有所毀

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

以言探試上意恐有所疑即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

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宣力何敢隱也布所謂讒譖毀短

等語皆指蔡京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東都事略陳

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瓘傳御史龔夬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

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也見宋史陳瓘傳

卷一百一十六

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詔以坊場錢

輸內藏案九朝備要云歲以百萬緡為額

七月案宋史本紀癸酉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

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及天下勇於害

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

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

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翌日師錫又

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

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

等劄子施行紀事本末

癸巳案續長編卷五百十八載周緯論來春依條賑貸

日癸巳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

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己功則至

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

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

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流

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眾口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

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朔或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

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

爾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

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惡

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紀事

卷百二十一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瓘此疏以為在

元符三年九月九蓋七字之誤今據紀事本末編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七月丙寅朔



又云詔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聽歸穎昌

案東都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

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

疾倚為相而純仁昌里日陳確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

又云熒惑犯房心見之最晚則分野大星乃天子之

日矣惟京師陰雨房心為宋之分願陛下預思所以

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

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

消禳之案元刻本年天子作天

八月乙未案錢氏朔閏也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

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

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案宋史龔原傳云徽宗初除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

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臯不宜居京師鄧

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東都事略徐勣傳云勣為中書舍

人修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

臣修正史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校得失則

一代大典可信矣宋史徐勣傳亦載此疏以為除翰林

學士時所上東都事人

壬寅左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

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舉陷濫不前霧宿於野願速降指

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

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紀事本

二十案宋史本紀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宋編年

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霧宿野

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輿陷於淖中臣僚不

通鑑云葬哲宗於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蔡京請作景靈西宮以

奉神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則經八月庚子乃在事據李攸宋朝事實景靈西宮記文

日則經八月庚子乃在事據李攸宋朝事實景靈西宮記文

徽宗即位於十月甲子建景西宮奉神宗於顯承殿為館御

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宮以東偏為齋殿靖國元年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  
惇留身請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  
使押入復徑出上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禮貌不為  
不至僉曰恩禮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  
唐李瑀事政與惇相類初罷為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  
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  
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復議行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申國公章惇罷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仍故辭謝紀  
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侍御史陳次升言章  
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  
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書檢會權竝臣僚上言  
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  
語加以刃楛釘手足剝皮膚斬脛拔舌之刑責授武昌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攻章惇責授節度副使在十月丙

宋史見廟廷於中長編原注建炎中司馬光配享哲宗  
又云出內庫金帛助邊案宋史本紀辛  
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九月改顯承殿為大明北有殿曰欽儀為坤元九朝后西

則為重光殿以奉哲廟後又改欽儀為坤元九朝后西

要云初景靈宮神宗未嘗有館若為宮東迫民居難展

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奉西宮以奉神宗詔恭

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公總其役右宮正言陳瓘言其

今乃在者不蓋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

而鳥雀不棲今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

於他處則彼亦與居不器知幾家而後可司皆遷

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為

兩處則慶殿既變且久禮宜輕動五也瓊章累上且

安於顯慶殿既變且久禮宜輕動五也瓊章累上且

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司馬光於爾著或謂五王豈

得罪不可享稷曰當論其有功於時爾著或謂五王豈

非得罪於中何嫌於配享崇甯元年詔蔡確配享

哲宗廟廷見長編原注建炎中司馬光配享哲宗

宋史見廟廷於中長編原注建炎中司馬光配享哲宗

五



申又為李清

甲戌左正言陳瓘為右司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司諫左右字互誤當據此正本傳又云瓘議論持平務

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晦昧之過嘗云人主

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

已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

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耐廟果

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

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

依倚國恩憑藉慈廕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仗之可

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

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洩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

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

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紀事本末卷

宋編年通鑑載陳瓘此言又云太后問之怒至哭泣不

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

執州糧料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監

揚州糧料為庚辰日知無

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

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為郡上不可乃

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案宋編

無翌日見上閣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

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罷罪惡紀事本末卷

罷字蓋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編年通鑑無此字東都事

略本傳云瓘於門外繳四奏並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

西京等事按瓘所繳四奏一論景靈西宮已附注於八



宋文鑑其略云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  
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卞者京也哲宗假繼述  
謀畫卞則果斷大力且信謀卞不疑卞於京也時假繼  
專於委任事無大小因委卞不疑卞於京也時假繼述  
以主私史過於神考以合委卞不疑卞於京也時假繼  
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委卞不疑卞於京也時假繼  
仁以此合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助卞推明己功京  
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助卞推明己功京  
協力排陷斥官為常安民屢攻其罪助卞推明己功京  
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孫不進擬真之言路七年既  
身徇節害言者掩朝廷得四事皆遂私門之利勢言路  
絕人皆籍默改凡所施略指四事皆遂私門之利勢言  
爲今日之簿神改凡所施略指四事皆遂私門之利勢言  
也蔡卞之罪考略指四事皆遂私門之利勢言路七年既  
應事無異議者一也豈科既察累宣仁留人矣兄弟同  
訓之語究治之復京嘗特邢恕誅滅等而章惇自慰宣  
梁燾等皆蒙敘仁復京嘗特邢恕誅滅等而章惇自慰宣  
言則所累宣仁復京嘗特邢恕誅滅等而章惇自慰宣  
之在京則留天其所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惇自慰宣  
天之靈乎此王珪亦所以謂元豐末命京於此時禁制  
攜劍之內欲斬王珪亦所以謂元豐末命京於此時禁制

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則非之在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  
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意隨此二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  
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  
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  
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然今觀之京所以語人者曰我  
者爲國事乎我爲己事乎然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助惇  
而與弟不聽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  
我與弟不聽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  
來而況於卞乎臣竊料京之欺陛下今與弟不聽也卞不  
言也何於驗之卞臣竊料京之欺陛下今與弟不聽也卞不  
當賜告而京之終不敢以牒閣者爲言雖在朝假而請法  
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牒閣者爲言雖在朝假而請法  
主之使不察也且兄弟同朝不知議國事乎此無不相往  
議京者四也無忌憚位之初以美事乎此無不相往  
蒙蔽欺罔聖意無忌憚位之初以美事乎此無不相往  
臣知陛下聖意無忌憚位之初以美事乎此無不相往  
可拔者蓋其韓忠彥惡天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  
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  
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而出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  
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難出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

寶台通鑑卷之六十一  
七



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  
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  
允及京之留布復賢退邪法則堯舜然而取信相激之勢  
因此而有大用等去之意者以京之道復留也去之不以  
復留者以忠彥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其  
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其  
分矣且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則天下治亂自其  
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人  
顧朝廷未以氏之招之耳京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人  
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人皆去  
朝廷已用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甯之末  
京而石呂惠卿紛爭以既後天下之術也熙甯之末  
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既後天下之術也熙甯之末  
王之是則石卿既退而後天下之術也熙甯之末  
兩門之士則兼取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猶不去李昇錢  
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猶不去李昇錢  
陛下欲收江浙之通也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  
鑿而欲收江浙之通也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  
去京而己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其謀私  
計羽翼成孤立後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  
早寤漸成無及矣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師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  
江甯府蔡卞姦邪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  
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  
其姦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覩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  
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  
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  
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治統  
類云初豐稷入對學士承旨蔡

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司今日必  
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論京姦狀至是與侍  
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卞兄  
弟同惡迷國誤朝不報

辛巳稷等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  
去無乃爲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閒章惇蔡  
卞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



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惇卞皇太后不  
 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明之斷  
 投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  
 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  
 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宋史豐稷傳徽宗  
 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在  
 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曰京在  
 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陳師錫  
 云師錫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  
 武內行汚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  
 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冊可考而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  
 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政未  
 有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師  
 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蔡京  
 陛下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蔡京  
 是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

甲申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  
 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  
 一言上及遂致貶斥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  
 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  
 威德不為無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  
 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  
 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  
 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  
 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  
 不美哉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宋史東都事略曾致堯傳  
 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皇  
 太后有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  
 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



卷一十一

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甯府蔡卞落職提  
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寶文閣直學士左中散大夫知  
成都府路昌衡為司農少卿分司南京寶文閣直學士  
中大夫知鄆州呂嘉問為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光州居  
住二人皆嘗尹京附會章惇蔡卞殺戮無辜也案宋史  
傳坐清直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鄆州明年起為滁  
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傳知開封府時專  
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徽宗時屢暴  
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鄆州安置然為蔡氏所  
右其婿劉達蹇序辰其死友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河  
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瀛州范  
北都轉運使張商英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范  
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二人亦坐惇卞黨故  
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龔夬論蔡卞  
落職太平州事依宋編年通鑑附見五月乙卯

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為軍時瓘已  
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間隔對以後  
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  
劄乞誅滅劉摯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  
以前案宋編年通鑑云瓘章辭免云蔡京交通關結  
戲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不可不陛下若以臣言為  
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  
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  
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  
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  
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又實封奏曰京在朝  
廷則國家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

資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江甯府蔡卞落職提



命者其說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  
 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所有知無為軍敕不敢祇受迺  
 遷前去揚州聽候指揮詔不許辭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  
 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  
 感泣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奏之并命勿遽去今據此附於瓘出都門之後  
 太后亦命勿遽去今據此附於瓘出都門之後  
 丙申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永  
 興軍吳居厚既罷案宋史吳居厚傳居厚知開封府為  
 知和長安闕帥上欲遣蔡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或曰先  
 已除兩學士上曰與之忠彥曰長安與河東不同兼京  
 罪狀已露欲只與端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

同欲自差河東參差皇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復敢  
 啟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陳瓘有言因詢其  
 交通近習之狀卻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  
 張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  
 朝故且令補外亦可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坐議原廟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緣此二事況原  
 廟實用京議條妄云耳案原廟即景靈西宮也李心傳  
 朝野雜記云景靈有東西宮做漢原廟之制京議見上  
 八月其三年服議見續長編元符三年正月京之出知  
 永興不關此二事特進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  
 原注駁之是已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罷相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  
 書省檢會瓘章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清臣奏章惇為相朝廷屬以政事為之不忍殺伐之事以  
 不念體國其所開導上聽者莫非伎忍殺伐之事以  
 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  
 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及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為



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  
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  
抑不快樂蓋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  
治迹不統類云清臣勿惇議者以為反覆迎合云

壬寅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右銀青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辭免不允紀事本末卷百三

紀事本末卷百三史曾布傳徽宗遣中使召僕射王寅曾布為右僕射宋

京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

命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

置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

與肇為適當制國朝學上弟草兄制惟韓維

庚戌使注云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攷今文已佚十

辛亥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荊州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乙卯中書省檢會御史中丞豐稷言伏見責授武昌軍

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

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動天變

伏遇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

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范鏜張商英吳居

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朝廷施行

雖聖度包荒尚冀黜責臣職在糾慝合具彈奏云云詔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

知揚州朝散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龍圖

閣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

龍圖閣待制知湖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丙辰虞策以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續長編卷五百二

續長編卷五百二



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戶侍權戶書二十三日丙辰也宋史本傳云策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為哀會岌岌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

戊午新知南康軍龔原改知壽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鄧洵武其知南康軍當在九月以後宋史本傳云朝論謂帝為哲宗廟服當循開寶故事為齊衰期原曰三年

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兵

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

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

己未詔略曰朕於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

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舍進退惟義所在

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

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祇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

朕繼志述事之美不亦韙歟若夫曲學偏見妄意改作

妨功擾政以害吾國是者非惟朕所不與迺公議之所

不容亦與眾棄之而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謂此詔其實詔無是意不過欲調和元祐紹熙豐之政即初陸佃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

廷近風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師成風莫

人為止正而救之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

而或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

庚之期亦在願也微宗嘉其言遂命修哲宗實錄此

九弟甲子朔事具詳宋史本紀及陸佃傳又曾鞏傳云

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

而專主陸佃調和之論也又任伯雨傳云建中靖國改

元當國者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

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



去小以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  
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為奇技淫巧  
母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  
僕射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月以副體元謹始之義  
遷射工部尚書以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  
表有內侍已於下府則天方刻於奏章上問人謝  
為誰日東都事略豐稷傳云稷遷中丞稷力補外不  
見上東都事略豐稷傳云稷遷中丞稷力補外不  
京人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論蔡京事已  
宗實錄輒以復安石日錄亂內侍願將史臣申飭成  
又數言近習之王會布書內侍願將史臣申飭成  
屬曰盍共論之疏云布自登路首罷豐稷御史中  
奏彈用門人王覲為代則豐稷下之布所任在職累  
丞引讜論屢入告布則豐稷下之布所任在職累  
忠言未讜論屢入告布則豐稷下之布所任在職累  
彌旬未讜論屢入告布則豐稷下之布所任在職累  
任者恩未讜論屢入告布則豐稷下之布所任在職累  
人以厭服數則薄布之引用者恩數加厚顛倒如此何

十一月癸亥案錢氏朔閏考端明殿學士新知永興軍

蔡京知江甯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右正言陳祐言按

林希為中書舍人草呂大防等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

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之

時已有異志至於文及甫造為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

希有以啟之陛下灼知姦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

望不厭況祕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

之地伏望聖明察希用心最為犯義重行黜責投之間

散以申公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史林希傳云初

公著大防劉摯蘇軾等數十人之制皆為之極其醜

地日壞了名節矣

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大中大夫知揚州紀事本末

孫諤自司勳為右司諫續長編卷五百六注案

卷百二十一



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  
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  
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洩乃止遷左司諫俄卒  
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  
責不媿器資  
於地下矣

庚午賜故贈太傅王安石妻越國夫人吳氏江甯府官  
屋六十閒以吳氏託蔡卞爲家舊有賜第京師已納朝  
廷而下赴貶所故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侍御史陳次升  
言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江甯府蔡京頃在翰苑  
倚勢作姦自除邊帥卽懷怨望臣僚屢有彈奏不蒙顯  
謫今除知江甯府仍領端明殿之職采之眾論謂京負  
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責以示至公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明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正議大夫知江甯府蔡京落端

卞降爲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  
居住京既貶輔臣謂責卞輕故竝及之紀事本末卷百

一(案)陳次升讜論集奏彈蔡卞狀云卞竊弄賞罰私報  
恩仇人有譽其妻父之善者極力主張竇之顯要用若  
其妻黨之小人卽指爲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引爲重  
非作事端屢成冤獄出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辟  
造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辟  
傷流天或實不忍聞其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  
人目爲笑面夜又天下之事共知也近雖責降未厭人  
竊責以謝聖慈重行

辛未錢兼措置銅事注云十一月九日可考今其文已  
侍御史陳次升言蔡卞之與章惇俱盜權先

朝爲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同惡  
相濟罪當均一臣謂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時卞則  
又敗壞道術使不得歸正疑亂風俗使不得爲善其害

賈貫台直監臺編合備卷十六



又留於萬世也卞之爲害實不在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於近地分司適遂所欲何名爲謫人心未服公議未厭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壬申詔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蔡卞降

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

已任伯雨疏有云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

下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甯負陞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

辛卯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

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又近自登

宰府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宮

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又曰布在

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

宗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王安石之善掩蔽

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聖

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

疏宋史范仲淹傳云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由

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

升范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

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